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覧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梁紀五 起屠維大淵獻盡昭陽單閼凡五年

高祖武皇帝五

天監十八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左僕射袁昂為尚書令右僕射王暕為左僕射暕古限翻太子詹事徐勉為右僕射丁亥魏主下詔稱太后臨朝踐極歲將半紀胡后臨朝

見上卷十四年宜稱詔以令宇內　辛卯上祀南郊　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瑀音禹上時掌翻銓量也選須絹翻下入選應選同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方羽林虎賁立榜克期之初魏朝既不為之嚴加禁遏縱彝父子欲以為意奈之何哉　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賁音奔近其靳翻相帥至尚書省詬罵帥讀曰率詬戶遘翻又古侯翻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尚書左民郎晉武帝置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懾之涉翻遂持火掠道中

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造七到翻捶止蕊翻復扶又翻下不復誰復同）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言氣息奄奄僅未絕耳）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治直之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時官員既少（少詩沼翻）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書崔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

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斷丁亂翻沈滯者皆稱其能沈持林翻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秀士而升之學曰俊士兩漢由州郡薦才謂賢良文學孝廉之舉也事見漢紀魏晉因循又置中正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元年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治直吏翻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行下孟翻屬之欲翻董仲舒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改而更

張之不調謂不和也易調之調徒鈞翻音調也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行下孟翻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灋復扶又翻左傳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語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士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其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

也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難乃旦翻洛陽令代人薛琡魏書官氏志西方叱干氏後改為薛氏琡之六翻又音俶上書言黎元之命繫于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行鴈貫魚皆以論資次先後以序而進也上時掌翻長知兩翻選須絹翻行戶剛翻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見賢遍翻復扶又翻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吏部尚書甄之人翻琛丑林翻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初燕燕郡太守

高湖奔魏事見一百一十一卷晉安帝隆安三年燕因肩翻其子謐為侍御史考異曰李百藥北齊書作謐北史作諡今從之坐法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事謐孫歡沈深有大志沈持林翻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凡書表皆函封函使者使奉函詣京師也使疏吏翻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帥讀曰率考異曰北齊書云領軍張彝按彝未嘗為領軍故但云大臣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

雲中司馬子如省事鎮吏也省悉景翻　秀容劉貴魏太宗永興二年置秀容郡及秀容縣世祖真君七年置肆州秀容郡屬馬　中山賈顯智戸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史亦吏職也　獄掾善無尉景善無縣前漢屬雁門郡後漢屬定襄郡拓拔氏置善無郡屬恒州李延壽曰秦漢置尉候官景之先有居此職者因氏焉　廣寧蔡儁廣寧郡魏收志屬朔州隋并入朔州善陽縣　特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高歡事始此　夏四月丁巳大赦　五月戊戌魏以任城王澄為司徒京兆王繼為司空　魏累世彊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絶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溢胡太

后嘗幸絹藏（藏徂浪翻）命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稱尺證翻）少者不減百餘匹（少詩沼翻下同）尚書令儀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顛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足太后奪其絹使空出時人笑之融太洛之子也（章武王太洛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四年）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怪其少對曰臣兩手唯堪兩匹衆皆愧之時魏宗室權倖之臣競爲豪侈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圃侔於禁苑僮僕六千妓女五百出則儀衛塞道路（冠古玩翻塞悉則翻）歸

則歌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李崇富埒於雍而性儉嗇嘗謂人曰髙陽一食敵我千日埒力輟翻河間王琛每欲與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為槽窻戸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水精鋒後漢書大秦國出水精以為宫室柱及食器一本鋒作鍾馬腦椀本草衍義曰馬腦非石非玉自是一類有紅白黑色三種亦有紋如纏絲者赤玉巵玉逸論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黄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生西國玉石間制作精巧皆中國所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奇寶復引諸王歴觀府庫金錢繒布不可勝計復扶又翻勝音升

顧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石崇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三年）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惋歎三日（惋烏貫翻）京兆王繼聞而省之謂曰卿之貨財計不減於彼何為愧羨乃爾融曰始謂富於我者獨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繼曰卿似袁術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耳融乃笑而起（物盛而衰固其理也史言魏君臣驕侈乃具衰亂之漸復扶又翻下無復司復同）太后好佛營建諸寺無復窮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于洛陽相高以壯麗

太后數設齋會施僧物動以萬計好呼到翻數所角翻施式豉翻賞賜左右無節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祿在官所受之祿力在官所用白直也任城王澄上表以為蕭衍常蓄窺覦之志覦音俞宜及國家彊盛將士旅力早圖混壹之功比年以來比毗至翻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雖不能用常優禮之魏自永平以來天監七年魏改元永平營明堂辟雍役者多不過千人有司復借以脩寺及供它役十餘年竟不能成起部郎源子恭上書以

為廢經國之務資不急之費宜徹減諸役早圖就功使祖宗有嚴配之期孝經孔子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蒼生有禮樂之富詔從之然亦不能成也

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詰仲儒京房律準今雖有其器曉之者鮮詰去吉翻鮮息淺翻仲儒所受何師出何典籍仲儒對言性頗愛琴又嘗讀司馬彪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昞然司馬彪志曰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于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

上下相生終于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宮以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聲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所不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劉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律術曰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一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

鍾之淸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盖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簇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律為寸於準為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為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以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下生林鍾黃鍾為宮太簇商林鍾徵一日律九寸準九尺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下生謙待未知商謙待徵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強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執始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下生去滅執始為宮時息商去滅徵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強準八尺八寸萬五千五百一十六丙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一十下生安度丙盛為宮屈齊商安度徵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

徵弱準八尺七寸萬一千六百七十九分動十七萬八十九下生歸嘉分動為宮隨期商歸嘉徵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強準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質未十六萬七千八百下生否與質未為宮形晉商否與徵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微強準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下生夷則大呂為宮夾鍾商夷則徵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準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分否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四下生解形分否為宮開時商解形徵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準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淩陰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二下生去南淩陰為宮族嘉商去南徵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準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少出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下生分積少出為宮爭南商分積徵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強準八尺萬八千一百六十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下生南呂太蔟為宮姑洗商南呂徵一日律八寸準八尺未知十五萬七千一

百三十四下生白呂未知為宮南授商白呂徵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強準七尺九寸萬六千三百八十三時息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下生結躬時息為宮變虞商結躬徵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強準七尺八寸萬八千一百六十六屈齊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三下生歸期屈齊為宮路時商歸期徵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準七尺七寸萬六千九百三十九隨期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下生未卯隨期為宮形始商未卯徵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強準七尺六寸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形晉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下生夷汗形晉為宮依行商夷汗徵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準七尺五寸萬五千三百二十五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下生無射夾鍾為宮中呂商無射徵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強準七尺四寸萬八千四十八開時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下生閉掩開時為宮中呂商閉掩徵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準七尺三寸萬七千八

百四十一族嘉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下生鄀齊族嘉為宮内負商鄀齊徵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徵強準七尺二寸萬七千九百五十四爭南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二下生期保爭南為宮物應商期保徵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強準七尺一寸萬八千三百二十七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下生應鍾姑洗為宮䟽賓商應鍾徵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徵強準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下生大分烏南授為宮南事商分烏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強準七尺萬八千九百三十變虞十三萬八千八十四下生遲内變虞為宮盛變商遲内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強準七尺三千三十路時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下生未育路時為宮離宮商未育徵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徵強準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三形始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下生遲時形始為宮制時商遲時徵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準六尺八寸五千四

百七十六依行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二上生色育依行為宮謙待商色育徵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強準六尺七寸七千五十九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上生執始中呂為宮去滅商執始徵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準六尺六寸萬一千六百四十二南中十二萬九千三百八上生丙盛南中為宮安度商丙盛徵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準六尺五寸萬三千六百八十五內負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七上生分動內負為宮歸嘉商分動徵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準六尺四寸萬五千四百五十物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上生質未物應為宮否與商質未徵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強準六尺三寸萬八千四百八十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上生大呂蕤賓為宮夷則商大呂徵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準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下生南事窮無商徵不為宮十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準六尺三寸一

千五百三十一盛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上生分否盛變爲宮解形商分否徵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強準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上生淩陰離宮爲宮去南商淩陰徵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徵強準六尺一寸萬二百二十七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上生少出制時爲宮分積商少出徵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準六尺萬三千六百二十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上生太蔟林鍾爲宮南呂商太蔟徵一日律六寸準六尺謙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上生未知謙待爲宮白呂商未知徵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準五尺九寸萬七千二百一十三去滅十一萬六千五百八上生時息去滅爲宮結躬商時息徵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準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安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上生屈齊安度爲宮歸期商屈齊徵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準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歸嘉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上生隨期歸嘉為宮未卯商隨期徵六日律五寸七分
小分六微強準五尺七寸萬一千九百九十九否與十
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上生形晉否與為宮夷汗商形
晉徵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準五尺六寸萬六千
四百二十二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上生夾鍾夷則
為宮無射商夾鍾徵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準五
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上
生開時解形為宮閉掩商開時徵八日律五寸五分小
分四強準五尺五寸八十四百六十五去南十萬七千
六百三十五上生族嘉去南為宮鄀齊商族嘉徵八日
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強準五尺四寸萬三千四百六
十八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上生爭南分積為宮
期保商爭南徵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強準五尺
三寸萬八千六百八十一南呂八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上生姑洗南呂為宮應鍾商姑洗徵一日律五寸三分
小分三強準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白呂十萬四

千七百五十六上生南授白呂為宫分烏商南授徵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強凖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十一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上生變虞結躬為宫遅內商變虞徵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強凖五尺二寸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上生路時歸期為宫未育商路時徵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徵強凖五尺一寸萬七千八百五十七未卯十萬七百九十四上生形始未卯為宫遲時商形始徵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徵強凖五尺一寸四千八十七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上生依行夷汗為宫色育商依行徵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強凖五尺萬二百二十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上生中呂無射為宫執始商中呂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凖四尺九寸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閉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上生南中閉掩為宫丙盛商南中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凖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鄰齊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五上

生內負鄰齊為宮分動商內負徵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強準四尺八寸萬一千九百六十六期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上生物應期保為宮質末商物應徵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弱準四尺七寸萬八千七百七十九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上生䝱賓應鍾為宮大呂商䝱賓徵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準四尺七寸八千十九分烏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上生南事分烏窮次無徵不為宮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準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遲內九萬二千九十六上生盛變遲內為宮分否商盛變徵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準四尺六寸萬五千一百四十二未育九萬八百一十七上生離宮未育為宮淩陰商離宮徵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強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上生制時遲時為宮少出商制時徵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強準四尺五寸萬二百一十五載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

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鍾相得按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音聲精微綜之者解晉書樂志宮中也中和之道無往而不理商強也謂金性堅強角觸也象諸陽觸物而生徵止也言物盛則止羽舒也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聲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脣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合脣開謂之徵其音倚倚戲戲然齒開脣聚謂之羽其音翊翊酬于吁然遂竭思思思相史翻鑽研甚久頗有所得夫準者所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竊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徵陟里翻下同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還音

旋

清濁悉足唯黄鍾管最長故以黄鍾為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徵何由可諧中呂陸德明曰中音仲又如字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準十三絃隱間九尺不言須柱以不不讀曰否今刑統疏議多用以否二字蓋當時常用疑辭也又一寸之內有萬九

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私曾考驗凖當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粗讀曰麤須與琴宮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黄鍾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即於中絃案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度直略翻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五調之調徒釣翻調聲之調如字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且燧人

不師資而習火古者未有火化燧人氏始鑽燧出火教民熟食延壽不束脩以變律延壽即京房之師焦延壽也言無所師承而變十二律為六十律也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朱元晦注曰脩脯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也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闇心抱豈必要經師受然後為奇哉尚書蕭寶寅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不敢依許事遂寢　魏中尉東平王匡以論議數為任城王澄所奪憤恚復治其故棺匡造棺見一百四十七卷七年數所角翻恚於避翻復扶又翻治直之翻欲奏攻澄澄因奏匡

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處昌呂翻秋八月己未詔免死削除官爵以車騎將軍侯剛代領中尉騎奇寄翻三公郎中辛雄奏理匡曹魏置尚書三公郎以為歷奉三朝骨鯁之迹朝野具知朝直遥翻故高祖賜名曰匡先帝既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若終貶黜恐杜忠臣之口未幾復除匡平州刺史幾居豈翻復扶又翻雄琛之族孫也辛琛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六年琛丑林翻九月庚寅朔胡太后遊嵩高癸巳還宫太后從容謂𤣥中書舍人楊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從千容翻

（稱尺正翻）卿有聞慎勿諱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相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餉領軍元乂（相息亮翻）太后召乂夫妻泣而責之（泣而責之愛誨之意也）乂由是怨昱昱叔父舒妻武昌王和之妹也和即乂之從祖（從才用翻）舒卒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泣責不聽元氏恨之會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亡乂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匿宣明且云昱父定州刺史椿叔父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為不逞（華户化翻）乂復構成之遣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收

之一無所獲太后聞其狀昱具對為元氏所怨太后解昱縛處和及元氏死刑（復扶又翻處昌呂翻）既而又營救之和直免官元氏竟不坐（史言靈后昵庇元乂以自為患）冬十二月癸丑魏任城文宣王澄卒（任音壬卒子恤翻）庚申魏大赦是歲高句麗王雲卒世子安立（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魏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以水淘去沙石謂之沙汰故以喻去不肖）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及范陽祖瑩等八人以才用見留餘皆罷遣深祉之子也（正始之初羊祉鎮梁益）

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　丙子日有食之

己卯以臨川王宏為太尉揚州刺史金紫光禄大夫

王份為尚書左僕射份奐之弟也份彼陳翻王奐死于齊武帝永明十一年

左軍將軍豫寧威伯馮道根卒五代志豫章郡建昌縣舊有豫寧縣宋白

曰漢建安中分建昌立西安縣晉太康元年改為豫寧縣是日上春祠二廟帝立太廟祀太

祖文皇帝以上為六親廟皆同一堂共庭而别室又有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非嫡故别立廟皇帝每祭太廟

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有二廟令掌廟事既出宫有司以聞上問中

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

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記檀弓曰衛太史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上即幸其宅哭之甚慟　高句麗世子安遣使入貢二月癸丑以安為寧東將軍高句麗王（句音駒麗力知翻使疏吏翻）遣使者江瀛盛授安衣冠劍佩魏光州兵就海中執之送洛陽（魏皇興四年分青州置光州領東萊長廣東牟郡治掖）　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丰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

學（好呼到翻）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乂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乂由是怨之衛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為郡人資乖越（人非其才為乖資非其次為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弁之子也（宋弁見用于魏孝文帝驤思將翻長知兩翻）懌薦為通直郎（通直郎即通直散騎侍郎隋後遂為寄祿官）浮薄無行（行下孟翻）乂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周官有染人漢有平準令主練染作采色後魏置司染都尉後齊太府寺屬官有司染署）

令丞陸德明染而毀翻劉音而險翻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釋維當反
坐反坐誣告失實者以其所告之罪坐之又言於太后曰令誅維後有真
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為昌平郡守昌平縣漢屬上谷郡後魏置昌平郡
屬燕州隋復廢郡為縣屬幽州乂恐懌終為己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
食中黄門胡定自列主食主御食者也列陳也云懌貨定使毒魏主
若己得為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
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乂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
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乂厲聲不聽

懌入懌曰汝欲反邪乂曰乂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魏置宗師宗士其屬也直齋直殿内齋閤者也屬直閤將引也送也）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咸畏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為不可（五代志新泰縣屬琅邪郡）終不下署（不下筆署名也）乂騰持公卿議入俄而得可（魏主可其奏也）夜中殺懌於是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内外斷絶騰自執管鑰帝亦不得省見（省悉景翻見賢遍翻）裁

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又使中常侍賈粲侍帝書密令防察動止乂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乂為姨父乂與騰表裏擅權乂為外禦騰為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內外百僚重跡重直龍翻言懼之甚不敢妄舉足而行步步踏陳迹也朝野聞懌死莫不喪氣喪息浪翻胡夷為之剺面者數百人為于偽翻剺里之翻胡夷臨喪剺面而哭哀甚游肇憤邑而卒

己卯江淮海並溢　辛卯魏主加元服大赦改元正

光　魏相州刺史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元英事魏孝文宣武與弟給事黃門侍郎略司徒祭酒纂自曹魏以數將兵有功相息亮翻皆為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上來公府有東西閤祭酒表欲誅元乂劉騰纂亡奔鄴後十日長史柳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帥讀曰率下同殺其左右執熙纂并諸子置於高樓八月甲寅元乂遣尚書左丞盧同就斬熙於鄴街并其子弟熙好文學有風義好呼到翻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俱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

入侍殷勤言色恳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宫太傅清河王横受屠酷（横户孟翻）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旋反也）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為國為身善勗名節（復扶又翻為于偽翻下為知力為同）聞者憐之熈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其尸而藏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整雍之孫也（刁雍去晉入魏著功淮汝之間）盧同希乂意窮治熈黨

與治直之翻鎖濟陰內史楊昱赴鄴濟陰郡漢晉屬兗州魏屬西兗州濟子禮翻考訊百日乃得還任又以同為黃門侍郎元略亡抵故人河內司馬始賓始賓與略縛荻筏夜渡孟津詣屯留栗灋光家屯留縣自漢晉以來屬上黨郡姓譜栗姓栗陸氏之後漢長安富室有栗氏師古曰屯音純轉依西河太守刁雙匿之經年時購略甚急略懼求送出境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為知己死耳願不以為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江從才用翻遂來奔上封略為中山王為略從還魏張本雙雍之族孫也又誣刁

整送略并其子弟收繫之御史王基等力為辯雪乃得免　甲子侍中車騎將軍永昌嚴侯韋叡卒（五代志零陵郡零陵縣舊分置永昌縣謚法服敵公莊曰嚴戚而不猛曰嚴騎奇寄翻）時上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史言韋叡於事佛之朝能之以正義於以道事君者）九月戊戌魏以高陽王雍為丞相總攝內外與元乂同決庶務　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候呂陵氏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可從刋入聲汗音寒瓌古回翻）伏跋既立忽亡其幼

子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恒戶登翻）伏跋大喜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敦（柔然之主曰可汗其正室曰可賀敦）地萬既挾左道復有姿色伏跋敬而愛之信用其言干亂國政如是積歲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未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我也（長知兩翻語牛倨翻上時掌翻）其母具以狀告伏跋伏跋曰地萬能前知未然勿為讒也既而地萬懼譖祖惠於伏跋而殺之俟呂

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絞殺地萬伏跋怒欲誅具列等會阿至羅入寇（阿至羅虜之別種居北河之東世附於魏一曰阿至羅高車種）伏跋擊之兵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候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為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帥衆數萬擊之（帥讀曰率）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輕騎奔魏（騎奇寄翻）示發殺候呂陵氏及阿那瓌二弟（史言柔然亂）魏清河王懌死汝南王悅了無恨元又之意以桑落酒候之（水經注河東郡多徙民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于桑落之辰故

洒係其名香酪之色清白若滸漿焉别調氣氳不與他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遐方土之貢最為佳酌自王公庶友韋𢖍相招每云索郎索郎返語為桑落也更為籍㣲之偶句中書之英談盡其私佞又大喜冬十月乙卯以悅為侍中太尉悅就懌子亶求懌服玩不時稱旨既遷延不以時納所納者又不稱悅意也稱尺證翻杖亶百下幾死幾居依翻柔然可汗阿那瓌將至魏魏主使司空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賜勞甚厚魏主引見阿那瓌於顯陽殿勞力到翻見賢遍翻因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下宴將罷阿那瓌執啟立于座後詔引至御座前阿那瓌

再拜言曰臣以家難（難乃旦翻）輕來詣闕本國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地乞兵送還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帥讀曰率）言不能盡别有啟陳仍以啟授中書舍人常景以聞景爽之孫也（常爽見一百二十三卷宋文帝元嘉六年）十一月己亥魏立阿那瓌為朔方公蠕蠕王賜以衣服軺車（蠕人兖翻軺音遥）禄恤儀衛一如親王時魏方彊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三年之後賜宅於歸正里自北夷

降者處燕然館賜宅於歸德里自東来降者處扶桑館賜宅於慕化里自西来降者處崦嵫館賜宅於慕義里四館皆因四方之地為名金陵在江南燕然在漠北扶桑在東日所出崦嵫在西日所入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日所出也厎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也生崑崙西鳥鼠山西南曰崦嵫淮南子曰經細柳西方之地崦嵫日所入也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中長數千尺一千餘圍兩榦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降戶江翻處昌呂翻下同燕因肩翻崦依廉翻又依檢翻嵫音兹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異同不決朝直遥翻阿那瓌以金百斤賂元乂遂聽北歸十二月壬子魏勅

懷朔都督簡銳騎二千護送阿那瓌達境首境首猶言界首也騎奇寄翻觀機招納若彼迎候宜賜繒帛車馬禮餞而返繒慈陵翻如不容受聽還闕庭其行裝資遣付尚書量給量音良

辛酉魏以京兆王繼為司徒　魏遣使者劉善明來聘始復通好自齊明帝建元二年盧昶北歸之後魏不復遣使南聘至是復通復扶又翻

二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　置孤獨園於建康以收養窮民古者鰥寡孤獨癈疾者有養帝非能法古也祖釋氏須達多長者之為耳　戊子大赦　魏南秦州氐反　魏發近郡兵萬五千人近郡近輔諸郡

也

使懷朔鎮將楊鈞將之將息亮翻下同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尚書左丞張普惠上疏以為蠕蠕久為邊患今茲天降喪亂喪息浪翻荼毒其心蓋欲使之知有道之可樂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樂音洛稽音啓陛下宜安民恭己以悅服其心阿那瓌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先自勞擾興師郊甸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勍敵資天亡之醜虜臣愚未見其可也勍渠京翻此乃邊將貪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為凶器王者不得已而用之用老子語意況今旱暵方

甚聖慈降膳暵呼旱翻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為將欲定蠕蠕千時而動其可濟乎竊有顛覆之變楊鈞之肉其足食乎用左傳楚孫叔敖所伍參語意宰輔專好小名好呼到翻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且阿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臣賤不及議漢自議郎以上皆得預朝廷大議尚書二丞於當時位不為卑而以為賤不及議蓋自曹魏以後朝廷大議止及八坐以上文書所過文書皆過尚書二丞之手不敢不陳阿那瓌辭於西堂詔賜以軍器衣被雜采糧畜事事優厚采與綵同畜許救翻命侍中崔光等勞遣於外郭勞力到翻阿那瓌

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帥衆數萬入討示發破之從才用翻帥讀曰率示發奔地豆干魏書曰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地豆干殺之國人推婆羅門為彌偶可社句可汗魏收曰魏言安靜也楊鈞表稱柔然已立君長長知兩翻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返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舊嘗奉使柔然者牒云具仁牒云姓具仁名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牒云氏奉使疏吏翻往諭婆羅門使迎阿那瓌 辛丑上祀明堂 庚戌魏使假撫軍將軍邴虯討南秦叛氐姓譜

魏元乂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邴即丙姓預其謀乂以康生為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領仗身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衛將軍侯剛女剛子乂之妹夫也乂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迭出以難當為千牛備身御左右有千牛刀謂之防身刀千牛刀者利刀也取庖丁解數千牛而芒刃不頓為義千牛備身執千牛刀以待左右者也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見賢遍翻康生亦微懼不安甲午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朝直

逶翻坐俎卧翻康生乃為力士儛蓋為勇士進退坐作之氣勢而舞也儛與舞同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為執殺之勢折之舌翻瞋七人翻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解戶買翻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宣光殿在洛陽北宮元乂等幽胡太后於北魏主與嬪御居南宮故侯剛云然嬪毗賓翻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復扶又翻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援于元翻引也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呼火故翻帝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難當

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直後官名直閣之屬也）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為乂所執鎖於門下（以此知一夫之勇終受制於人也）光祿勳賈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言其心懷恐懼也紿徒亥翻）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乂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當絞刑（處昌呂翻）乂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當恕死從

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生赴市斬之尚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坐絞尚食典御唐為尚食奉御進御必辨時柰先嘗之難當以侯剛壻得留百餘日竟流安州魏顯祖皇興二年置安州治方城領密雲廣陽安樂郡久之乂使行臺盧同就殺之魏太祖既得中山將北還慮中原有變乃於鄴中山置行臺後因之以劉騰為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騰宅坐徂卧翻造七到翻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終日不得見者得或作能非也公私屬請屬之欲翻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

饒所在榷固刻剥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萬計巨萬萬萬也巨萬萬計者萬萬也少詩沿翻榷古岳翻逼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京兆王繼自以父子權位太盛固請以司徒讓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崔光騎奇寄翻夏四月庚子以繼為太保侍中如故繼固辭不許壬寅以崔光為司徒侍中祭酒著作如故　魏牒云具仁至柔然婆羅門殊驕慢無遜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不屈婆羅門乃遣大臣丘升頭等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還悰

朔鎮也將息浪翻下同具道其狀阿那瓌懼不敢進上表請還洛陽　辛己魏南荊州刺史桓叔興據所部來降魏置南荊州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十一年降戶江翻下同　考異曰梁帝紀七月叔興帥衆降蓋記奏到之日令從魏帝紀

六月丁卯義州刺史文僧明此義州當置於齊安郡木蘭縣界蕭子顯齊志木蘭縣屬寧蠻左郡唐省木蘭縣入黃岡縣以下文裴邃復義州觀之恐義州與邊城皆置於安豐界邊城太守田守德沈約志宋文帝元嘉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邊城左郡酈道元曰安豐縣故城今邊城郡治也此時梁境未得至安豐五代志黃岡縣界舊有邊城郡此止田守德所居之地擁所部降魏皆蠻酋也酋慈由翻魏以僧明為西豫州刺史守德為義

州刺史　癸卯琬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間　秋七月丁酉以大匠卿裴邃為信武將軍假節督衆軍討義州破魏義州刺史封壽於檀公峴水經注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大別山注云俗謂之檀公峴蓋大別之異名也又北過安豐縣東安豐故城今邊城郡治也此魏邊城郡峴户典翻遂圍其城壽請降復取義州復扶又翻下聞復同魏以尚書左丞張普惠為行臺將兵救之不及考異曰普惠傳云棄城走今從裴邃傳以裴邃為豫州刺史鎮合肥邃欲襲壽陽陰結壽陽民李瓜花等為内應邃已勒兵為期日恐魏覺之先移揚州云魏

始於馬頭置戍如閈復欲修白捺故城（馬頭置戍蓋即沈約志所謂馬頭太守治所而置之白捺當作馬頭東北武東南捺奴葛翻）若爾便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令板卒已集（板榦所以築城卒士卒也）唯聽信還揚州刺史長孫稚謀於僚佐皆曰此無修白捺之意宜以實報之録事叅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遂好狡數（好呼到翻）令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大寤曰録事可亟作移報之侃報移曰彼之纂兵（纂集也）想别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佗人有心予忖度之（詩巧言之辭度徒洛翻）勿謂秦無

人也（左傳秦大夫繞朝之言）遂得移以為魏人已覺即散其兵瓜花等以失期遂相告發伏誅者十餘家稚觀之子（長孫觀道生之孫見一百三十三卷宋蒼梧王元徽元年）侃播之子（楊播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二年）

初高車王彌俄突死（事見上卷天監十五年）其衆悉歸嚈噠後數年嚈噠遣彌俄突弟伊匐帥餘衆還國伊匐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衆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表稱本國大亂姓姓別居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言鵠立而望魏拯救）

也嚈盜涉翻噠當割翻又宅軌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杪楚交翻乞依前恩給臣精兵一萬送臣磧北撫定荒民磧七迹翻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以為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謂佗汗也事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七年既而高車被擒謂彌俄突也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讎恥誠由種類繁多種章勇翻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鬭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兩主謂阿那瓌婆羅門雖狼子野心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

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徳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内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爲後患劉石是也謂漢徙胡羯於内地至於晋世卒階劉石之亂且蠕蠕尚存則髙車猶有内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髙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易以敗翻令蠕蠕雖亂而部落猶衆處處棊布以望舊主髙車雖彊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

之處昌呂翻度徙洛翻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此西海非王莽所置西海郡之西海但言在酒泉之北則別有西海故城也按北史蠕蠕傳西海郡即漢晉舊郡袁翻又曰直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又按晉志漢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西海郡於居延蓋此即漢晉舊郡也金山形如兜鍪其後突厥居金山之陽即此山實北蕃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將即亮翻監工銜翻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磧七迹翻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畔援韓詩云畔援武強也鄭玄云跋扈也

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復扶又翻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勍敵勍渠京翻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反覆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朝直遥翻九月柔然可汗俟匿伐詣懷朔鎮請兵且迎阿那瓌俟匿伐阿那瓌之兄也冬十月録尚書事高陽王雍等奏懷朔鎮北吐若奚泉原野平沃請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吐若奚泉在懷朔鎮北無結山下婆羅門於故西海郡令各帥部落收集離散阿那

瓌所居既在境外宜少優遣少詩沼翻婆羅門不得比之其婆羅門未降以前蠕蠕歸化者悉令州鎮部送懷朔鎮以付阿那瓌詔從之為阿那瓌婆羅門皆叛去張本　十一月癸丑魏侍中車騎大將軍侯剛加儀同三司騎奇寄翻　魏以東益南秦氐皆反庚辰以秦州刺史河間王琛為行臺以討之琛恃劉騰之勢琛求為劉騰養子見上卷天監十七年琛丑林翻貪暴無所畏忌大為氐所敗敗補邁翻中尉彈奏彈徒丹翻會赦除名尋復王爵　魏以安西將軍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煌安

置柔然婆羅門（敦徒門翻）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尚書令袁昂為中書監吳郡太守王暕為尚書左僕射（暕古限翻）　辛亥魏主耕籍田　魏宋雲與惠生自洛陽西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赤嶺在唐鄯州鄯城縣西二百餘里）又西行再朞至乾羅國而還二月達洛陽得佛經一百七十部（魏遣宋雲求佛經事始見上卷天監十七年）　高車王伊匐遣使入貢于魏（匐蒲北翻使疏吏翻）夏四月庚辰魏以伊匐為鎮西將軍西海郡公高車王久之伊匐與柔然戰敗

其弟越居殺伊匐自立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癸巳大赦　冬十一月甲午領軍將軍始興忠武王憘卒（憘徒歆翻又徒盍翻）乙巳魏主祀圜丘　初魏世祖以玄始歷浸疎（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行玄始歷）命更造新歷（更工衡翻）至是著作郎崔光表取蕩冦將軍張龍祥等九家所上歷候驗得失合為一歷以壬子為元應魏之水德（壬癸水也水旺於子故以壬子為元上時掌翻）命曰正光歷丙午初行正光歷大赦（考異曰後魏律歷志云歷成會孝明帝加元服改元正光因命曰正光歷按帝紀正光元年七月辛卯加元服三年十一月丙午

行正光歷令從之　十二月乙酉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元欽為儀同三司（騎奇寄翻）太保京兆王繼為太傅司徒崔光為太保　初太子綜之未生也上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為子正德少麤險（少詩沼翻）上即位正德意望東宮及太子綜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沈約宋志臨川郡有西豐縣）正德怏怏不滿意常蓄異謀（怏於兩翻）是歲正德自黃門侍郎為輕車將軍頃之亡奔魏自稱廢太子避禍而來魏尚書左僕射蕭寶寅上表曰豈有伯為天子父作揚州（元年

臨川王宏為揚州刺史棄彼密親遠投他國不如殺之由是魏人待之甚薄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為己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明年復自魏逃歸復扶又翻　考異曰梁書正德傳普通六年為輕車將軍頃之奔魏七年自魏逃歸魏書蕭衍傳正光二年弟子正德來奔南史正德傳普通三年為輕車將軍頃之奔魏又自魏逃歸六年隨豫章王北侵輒棄軍走北史蕭寶寅傳正光四年表論考課後乃云表論正德後乃云莫析大提反按大提反在正光五年唯南北史年月前後相近今從之上泣而誨之復其封爵為後正德納侯景張本柔然阿那瓌求粟為種種章勇翻魏與之萬石婆羅門帥部落叛魏亡歸嚈噠魏以平西府長史

代人費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將兵討之魏收官氏志西方費連氏後改為費氏柔然遁去穆謂諸將曰戎狄之性見敵即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破膽終恐疲於奔命左傳巫臣遺子重子反書曰吾必使汝疲於奔命以死奔命者赴急之兵也復扶又翻乃簡練精騎伏于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為外營騎奇寄翻羸倫為翻柔然果至奮擊大破之婆羅門為涼州軍所擒送洛陽

四年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丙午祀明堂二月乙亥耕籍田　柔然大飢阿那瓌帥其衆入魏境表求賑

給帥贍曰幸賑之忍飢己亥魏以尚書左丞元孚為行臺尚書持節撫諭孚然孚譚之孫也魏孝昌元年元譚為幽州都督後此三年按魏書譚太武之子蓋魏宗室多有同名者將行表陳便宜以為蠕蠕久來彊大昔在代京常為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蠕人究翻稽音啓朝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甘露三年又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事見四十

四卷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掾俞絹翻單音燀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閒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粗坐五翻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踈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

柔然侯匿伐入朝于魏朝直遥翻

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為騰義息重服者四十餘人衰絰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塞路滿野衰倉回翻塞悉則翻

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于柔玄懷荒二鎮之間懷荒鎮在柔玄鎮之東禦夷鎮之西勞力到翻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

輼車應邵注漢書曰轒輼匈奴車師古曰輼於云翻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剽匹妙翻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私牛馬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鎧可亥翻謹忠之從曾孫也子忠以保護胡太后恃功專恣從才用翻性深沈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

屏居田里不求仕進（沈持林翻少詩照翻屏必郢翻）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後漢梁竦曰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台鼎之位須待時來纂聞其名而辟之後帥輕騎出塞覘候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屬之欲翻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為鐵勒）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之閒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軍衆者（分扶問翻）鐵勒望見雖疑有伏兵自恃其衆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騧古花翻）鐵勒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鐵勒以為謹也爭逐之

謹帥餘軍擊其追騎鐵勒遂走謹因得入塞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彊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户役同廝養（說式芮翻廝音斯養余亮翻）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户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為後改鎮為州無及於事張本為于偽翻）初

元乂既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由是寵信之乂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後恒户登翻先悉薦翻後胡茂翻時出休於千秋門外施木欄楯欄檻也楯食尹翻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士民求見者遥對之而已其始執政之時矯情自飾以謙勤接物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自驕慢嗜酒好色貪吝寶賄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好呼到翻遺于季翻屬之欲翻莫敢違者乃至郡縣小吏亦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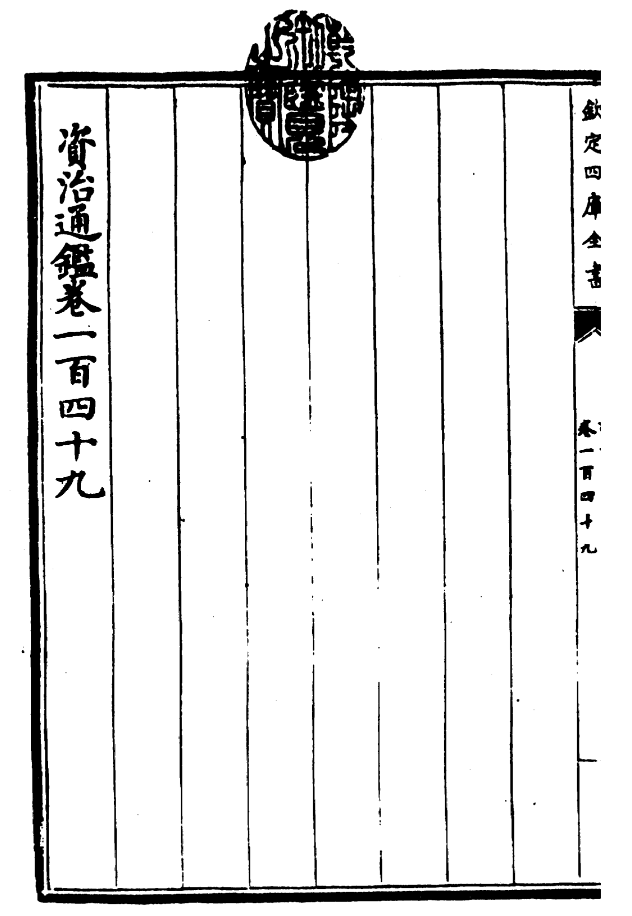
公選牧守令長率皆貪污之人守式又翻令郎定翻長知兩翻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武衛將軍于景忠之弟也謀廢乂乂黜為懷荒鎮將將即亮翻宋白曰後魏懷荒禦夷二鎮皆在蔚州界及柔然入寇鎮民請糧景不肯給鎮民不勝忿遂反執景殺之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鎮將改元真王勝音升幾居豈翻魏北曰破六韓單于之苗裔也初呼廚泉入朝于漢為魏武所留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國戶魏氏方興率部南轉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帥軍北禦軍敗奚及五子俱沒于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為氏後人遂誤以為破六韓又曰破洛汗 考異曰魏帝紀正光五年破洛汗拔陵反詔臨淮王彧討之五月彧敗

削官按令狐德棻周書賀拔勝傳衛可孤圍懷朔經年勝乃告急於武然則拔陵反當在四年蓋帝紀因詔或討拔陵而言之非拔陵於時始反也周書作破六韓令從之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考異曰北史孫作瓌令從周書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魏收志尖山縣屬神武郡薛居正五代史周書傳神武川屬應州令狐德棻曰賀拔之先與魏氏同出陰山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賀拔氏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　魏景明之初世宗命宦者白整為高祖及文昭高后鑿二佛龕於龍門山龕口含翻北龍門山

即伊闕山也為于偽翻下復為同皆高百尺高居報翻永平中劉騰復為世宗鑿一龕復扶又翻至是二十四年凡用十八萬二千餘工而未成、秋七月辛亥魏詔見在朝官依令七十合解者見賢遍翻七十而致事合解所任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　九月魏詔侍中太尉汝南王悅入居門下與丞相高陽王雍參決尚書奏事　冬十月庚午以中書監中衛將軍袁昂為尚書令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本號中衛將軍號　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疾篤魏主親撫視之拜其子勵為齊州

刺史為之撤樂罷遊眺丁酉光卒帝臨哭之慟為減常膳以光擁立之功也為于偽翻光寛和樂善樂音洛終日怡怡未嘗忿恚恚於避翻于忠元乂用事以光舊德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裴郭死見上卷天監十四年清河王懌死見上九年時人比之張禹胡廣光且死薦都官尚書賈思伯為侍講帝從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下遐嫁翻或問思伯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談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甲辰尚書左僕射

王暕卒暕古限翻梁初唯揚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上乃鑄五銖錢肉好周郭皆備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杜佑曰肉郭爲肉外郭爲好玉篇曰周郭周帀爲郭也肉疾儼翻好呼到翻别鑄無肉郭者謂之女錢民間私用女錢交易禁之不能止乃議盡罷銅錢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　魏以汝南王悦爲太保



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四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梁紀六 起閼逢執徐盡旃蒙大荒落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六

普通五年春正月辛丑魏主祀南郊　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拔陵反見上卷上年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敕勒酋長胡琛爲高平王

酋憃秋翻長知兩翻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將即亮翻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少詩照翻騎奇寄翻伺相吏翻賀拔勝字破胡賊不敢逼勝見彧於雲中考異曰勝傳云至朔州見彧按後魏地里志雲中舊名朔州及改懷朔鎮為朔州不容更以雲中為朔州今但云雲中　按魏氏初都平城北邊列置諸鎮考昌以後改鎮為州尋即荒廢其地漫不可考杜佑以為魏都平城於郡北三百餘里置懷朔鎮又云遷洛之後於郡北三百餘里置朔州又云後魏初雲中在郡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北夫具曰皆在郡北三

百餘里將是一處邪將是三處邪宋白曰朔州馬邑郡東北至故雲中二百六十里後魏為畿內之地亦曾為懷朔鎮孝文遷洛之後於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又曰後魏初雲中定襄故城是則是朔州與後魏初雲中共一處通鑑此後書改懷朔鎮為朔州史命朔州為雲州此即魏志所謂雲中舊名朔州之證也是則懷朔鎮與雲中是兩處矣是後李崇自崔逞白道之敗引還雲中後又自雲中引還平城其退師道里先後可見而唐之雲中郡乃魏之平城詳而考之歷代建置州郡其名淆雜難稽一處為定也

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令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為大王計矣或許為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鈎復遣勝出覘武川說武尚朔許為

于偽翻復扶又翻下聊復同峴丑廉翻又丑艷翻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五原即漢五原郡地魏收志朔州治五原杜佑曰魏置朔州於懷朔鎮在唐朔州馬邑郡北三百餘里今榆林九原即漢之五原郡地蓋漢之五原壤地甚廣唐之豐勝朔三州皆漢之五原郡地魏收志朔州附化郡有五原縣彧與拔陵當戰於此兵敗彧坐削除官爵安北將軍隴西李叔仁又敗於白道武川鎮北有白道谷谷口有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賊勢日盛魏主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問之曰今寇連恒朔逼近金陵魏未遷洛以前諸帝皆葬雲中之金

陵恒戶登翻近其靳翻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脩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鎮為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李崇文成皇后兄誕之子歷方面有時望器識英敏意欲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寅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邇寇戎杜佑曰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為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

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材帝不許修義天賜之子也天賜見一百三十三卷宋明帝泰始七年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後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詩桑柔之辭也注云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寘卧如醉不能用善反使我為悖逆之行其是之謂矣

壬申加崇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北討大都督使疏吏翻命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深嘉之子也按魏收魏書作廣陽王淵李延壽北史作廣陽王深蓋避唐諱通鑑承用之廣陽王嘉見一百四十三卷齊東昏侯永元元年考異曰魏帝紀深作淵今從列傳及北史六月以豫州刺史裴邃督征討將軍事以伐魏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豳涼寇盜蜂起二夏夏州及東夏州也魏收地形志夏州治統萬領化政闡熙金明代名郡東夏州領偏城朔方定陽上郡宋白曰魏改統萬鎮為東夏州後改延州按魏克統萬以為鎮太和十一年改夏州延昌二年置東夏州治廣武唐始改為延州治膚施後魏太和元年置廣武縣後周改

豐林縣隋分豐林金明置膚施縣唐延州治馬則魏東夏州治廣武非統萬也然魏收地形志以廣武為太原鴈門之廣武亦誤皇興二年置華州於北地太和十一年改為班州十四年為豳州領北地趙興襄樂郡涼州領武安臨松建昌番和泉城武興武威昌松東徑涼渟郡夏户雅翻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莫折虜複姓帥所類翻大提自稱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雍於用翻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柏兄弟數為寇盜數所角翻刺史博陵崔遊誘之使降引為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羣氐誘音酉說式芮翻既而因宴會盡

收斬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懼遊聞李彥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張長命韓祖香孫掩等攻遊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卜胡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大提尋卒（卒子恤翻）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　丁酉魏大赦　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書元修義兼尚書僕射為西道行臺帥諸將討莫折念生（帥讀曰率）　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騎奇寄翻）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

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上時掌翻朝直遥翻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謂鎮將也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高門子弟謂其先世與魏同起于代北者所謂太姓九十九復方目翻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大和中僕射李冲用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李寶自敦煌入朝于魏至子冲親貴厚其鄉人故凉土之人悉免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本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杜佑曰白直無月給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

鎮者即為清塗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少詩照翻）（長知兩翻）獨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斂力贍翻背蒲妹翻）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事見上卷上年還從宣翻又如字）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師遠而疾邊人見其不能盡敵而反意遂輕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

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酈道元曰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除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雲舉望若闕焉故有高闕之名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拔陵殺之遂相帥為亂帥讀曰率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復路者還即舊路也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為魏主忽崇深之言張本易以豉翻量音良省悉景翻詔徵崔暹繫廷

尉遲以女妓田園賂元乂卒得不坐（坂渠紆翻卒子恤翻下卒無同）

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攻仇鳩河池二戍（河池）

（即今鳳州河池縣有河池水仇鳩亦當與河池相近）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等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氐王楊紹先之國（天監五年魏克武興滅楊紹先之國置東益州）將佐皆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數所角翻行户剛翻）撫之足以為用急之則腹背為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

無叛者(卒子恤翻)子建蘭根之族兄也　魏涼州幢帥於菩提等執刺史宋穎據州反(幢傳江翻帥所類翻菩薄乎翻)八月庚寅徐州刺史成景儁拔魏童城(童城即下邳僮縣城也)　魏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上時掌翻少詩沼翻)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兩城謂天水及高平)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降戶江翻)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奔潰夫飆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

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難乃旦翻將無灋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汧軍謂元志之軍也汧在隴阪之東將即亮翻汧口堅翻則兩秦遂彊兩秦謂莫折念生及張長命等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别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麥積崖在今秦州天水縣東百里狀如麥積故名裨賓彌翻帥讀曰率則汧隴之下羣妖自散妖於驕翻魏以苗為統軍與别將淳于誕俱出梁益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

志與戰於隴口[隴口隴坻之口也]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魏岐州治雍城]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丙申下詔諸州鎮軍貫[貫籍也]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以懷朔鎮為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魏先置朔州於雲中之盛樂以漢五原郡地為懷朔鎮今以懷朔為朔州改舊朔州為雲州因雲中郡而得名也按後廣陽王深自五原拔軍向朔州則懷朔鎮雖置於漢五原郡地與五原別為兩城宋白曰漢五原故城在唐勝州榆林縣界後魏孝文於唐朔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更工衡翻]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為大使撫慰六鎮[使疏吏翻]時

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為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先悉薦翻選須絹翻）及六鎮叛元乂乃用代來人為傳詔以慰悅之廷尉評代人山偉奏記稱乂德美乂擢偉為尚書二千石郎（廷尉評即漢之廷尉平魏晉以來平字加言令大理評事即其職也後漢尚書有二千石曹魏置二千石郎魏收官氏志內入諸姓土難氏後改為山氏）秀容人乞伏莫于聚衆攻郡殺太守（水經注魏立秀容護軍以統胡人其治所去汾水六十里地形志永興二年置秀容郡屬肆州）丁酉南秀容牧子萬于乞真殺太僕卿陸延秀容酋長爾朱榮討平之榮羽健之玄孫也

其祖代勤嘗出獵部民羽健見一百一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射虎誤中其髀代勤拔箭不復推問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復扶又翻所部莫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年九十餘而卒辛子恤翻子新興立新興時畜牧尤蕃息蕃扶元翻牛羊駝馬色別為羣彌漫川谷不可勝數勝音升魏每出師新興輒獻馬及資糧以助軍高祖嘉之新興老請傳爵於子榮魏朝許之朝直遙翻榮神機明決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桀爾朱榮事始此

駃堅 兗翻 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竇泰 時魏于懷朔鎮置朔州并置太安郡 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竇雙攻魏盤頭郡 盤頭郡屬東益州五代志興州長舉縣魏置盤頭郡 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竇念祖擊破之

九月戊申成景儁拔魏睢陵戊午北兗州刺史趙景悅圍荆山 梁北兗州治淮陰水經注曰地里志平阿縣有當塗山淮出于荆山之左當塗之右耙狀志梁北徐州沛郡巳吾縣有當塗山荆山令之懷遠軍正據荆山以沈約志言之皆屬馬頭郡郡界五代志鍾離郡塗山縣古當塗也後齊置荆山郡 裴邃帥騎三千襲壽陽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壬

戌夜斬關而入克其外郭魏揚州刺史長孫稚禦之一日九戰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邃引兵還别將擊魏淮陽此棎所遣别將也非裴邃所部將即亮翻下同魏使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救壽陽琛丑林翻安樂王鑒救淮陽鑒詮之子也樂音洛詮丑緣翻安樂王詮事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魏西道行臺元脩義得風疾不能治軍治直之翻壬申魏以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為西道行臺大都督帥諸將討莫折念生為蕭寶寅以關中叛魏張本宋穎密求救於吐谷渾王伏連籌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伏連籌

自將救涼州於苦提棄城走追斬之城民趙天安等復推宋頡為刺史促扶又翻河間王琛軍至西硤石解渦陽圍復荊山戍青冀二州刺史王神念與戰為琛所敗敗補邁翻冬十月戊寅裴邃元樹攻魏建陵城克之辛巳拔曲木曲木當作曲沭水經注沭水過建陵縣故城東又南逕陵山西魏立大堰遏水西流兩瀆之會置城防之曰曲沭戍沭食聿翻掃虜將軍彭寶孫拔琅邪魏營州城民劉安定就德興魏書官氏志莬賴氏改為就氏西方諸姓也執刺史李仲遵據城反城民王惡兒斬安定以降德興東走自稱燕王降户

江翻燕周肩翻胡琛遣其將宿勤明達寇豳夏北華三州魏高祖太和十五年置東秦州于杏城後改為北華州領中部敷城凡三郡宿勤虜複姓夏户雅翻華户化翻魏遣都督北海王顥帥諸將討之顥詳之子也詳得罪見一百四十五卷天監三年帥讀曰率甲申彭寶孫拔亶丘辛卯裴邃拔狄城水經注肥水自荻丘過漢九江成德縣故城西王莽更曰平阿又北入芍陂丙申又拔甓城進屯黎漿壬寅魏東海太守韋敬欣以司吾城降漢東海郡司吾縣之故城也定遠將軍曹世宗拔曲陽甲辰又拔秦墟魏守將多棄城走水經注洛水逕漢淮南郡曲陽故城東應劭曰縣在淮曲之陽洛水又北歷秦

墟下注淮謂之洛口魏收志曲陽縣屬霍州北沛郡五代志曲陽縣後廢入鍾離定遠縣魏使黃門侍郎盧同持節詣營州慰勞就德興降而復反詔以同為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同屢為德興所敗而還勞力到翻復扶又翻敗補邁翻還從宣翻又如字魏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夏戶雅翻夏州治統萬城城中食盡煮馬皮而食之衆無貳心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將佐皆曰今四方離叛糧盡援絕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荷下可翻東州謂東夏州

也為諸君營數月之食（為于偽翻）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帥羸弱詣東夏州運糧（帥讀曰率羸倫為翻）延伯與將佐哭而送之子雍行數日胡帥曹阿各拔邀擊擒之（帥所類翻）子雍潛遣人齎書敕城中努力固守闔城憂懼延伯諭之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為者重（為于偽翻下為陳同）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奮厲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為陳禍福勸阿各拔降會阿各拔卒其弟桑生竟帥其衆隨子

雍降降戶江湖子雍見行臺北海王顥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令其先驅時東夏州闔境皆反所在屯結子雍轉鬬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子雍懷之子也史言源氏諸子皆有才具而天降喪亂終無救魏氏之衰也

魏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高車自阿伏至羅與窮奇分為二部所謂東西部敕勒也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諸要謂要衝之地恒戶登翻更為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

曰雲中者白道之衝以此觀之則魏之雲中漢之武樂縣唐之振武軍節度使治所皆雲山之陽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請奏請也時雲中已改為雲州朔當作雲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肱逸豆歸之玄孫也肱宇文泰之父也逸豆歸晉康帝建元二年為慕容皝所滅李崇引國子博士祖瑩為長史廣陽王深奏瑩詐增首級盜没軍資瑩坐除名崇亦免官削爵徵還深專總軍政為深内困於讒外困

（于賊張本）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陷之執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送莫折念生殺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巒於平涼東（魏置平涼郡治鶉陰縣有平涼城敗補邁翻）巒安都之孫也（宋泰始初薛安都降魏）丙辰彭寶孫拔魏東莞（莞音官）壬戌裴邃攻壽陽之安城（魏收志梁置新興郡治安城縣）丙寅馬頭安城皆降　高平人攻殺卜胡共迎胡琛魏以黃門侍郎楊昱兼侍中持節監北海王顥軍以救豳州豳州圍解（監工銜翻）蜀賊張映龍姜神達攻雍州（蜀賊

者蜀人之從關中者也永嘉亂起而為盜因謂之蜀賊後爾朱天光西討蜀賊斷路皆其黨也雍於用翻雍州刺史元修義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留此何益遂與叔仁進擊之斬神達餘黨散走

十二月戊寅魏荆山降　壬辰魏以京兆王繼為太師大將軍都督西道諸軍以討莫折念生　乙巳武勇將軍李國興攻魏平靖關辛丑信威長史楊乾攻武陽關壬寅攻峴關九義陽之三關也峴戶典翻皆克之國興進圍郢州魏

郢州刺史裴詢與蠻酋西郢州刺史田朴特相表裏以拒之魏郢州治義陽西郢州又當在義陽之西蠻中也酋慈秋翻圍城近百日近其靳翻魏援軍至國興引還詢駿之孫也裴駿見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魏汾州諸胡反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置汾州治蒲子領西河吐京五城定陽凡四郡以章武王融爲大都督將兵討之將即亮翻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氐稍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斬韓祖香魏以子建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故刺史謂子建本爲東益州刺史梁巴二益二秦諸州皆受節度魏置梁州于南鄭置巴州於漢巴西郡置益州於晉

壽郡東益州於武興郡春州於上邽南春州於仇池莫折念生遣兵攻凉州城民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又翻是歲侍中太子詹事周捨坐事免散騎常侍錢唐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敕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為朱异亂梁張本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异羊吏翻好呼到翻朝直遥翻

六年春正月丙午雍州刺史晉安王綱遣安北長史柳渾破魏南鄉郡司馬董當門破魏晉城庚戌又破馬圈彫陽二城雍於用翻圈求遠翻

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魏徐州

刺史元灋僧素附元乂見乂驕恣恐禍及己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灋僧謂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文陵謂孝文帝陵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灋僧殺之庚申灋僧殺行臺高諒稱帝考異曰灋僧傳作高諒令從魏帝紀及魏紀云自稱宋王灋僧傳及北史皆云稱尊號梁書法僧傳云稱帝按法僧立諸子為王必稱帝也今從梁書改元大啟立諸子為王魏發兵擊之灋僧乃遣其子景仲來降降戶江翻考異曰法僧傳云魏室大亂法僧據鎮議欲匡復既而魏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歸款按時魏亂未定今從北史安東

長史元顯和麗之子也（元麗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舉兵與灋僧戰灋僧擒之執其手命使共坐顯和不肯曰與翁皆出皇家（元法僧陽平王熙之曾孫熙道武子也元麗小新成之孫小新成景穆之子顯和麗之子也以族屬長幼之次呼法僧為翁）一朝以地外叛獨不畏良史乎灋僧猶欲慰諭之顯和曰我寧死為忠鬼不能生為叛臣乃殺之上使散騎常侍朱异使於灋僧以宣城太守元略為大都督（元略來奔見上卷四年使疏吏翻）與將軍義興陳慶之胡龍牙成景儁等將兵應接（將即亮翻）莫折天生軍於黑水（水經注就水出

南山就谷北流與黑水合黑水上合三泉於流水之右三泉奇發言歸一瀆北流會於就水就水又北流注于渭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為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于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帥讀曰率嵬五回翻驍堅堯翻趣讀曰促延伯曰明晨為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為于僞翻陳讀曰陣寶寅軍於水東遥為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少詩沼翻爭開營逐之其衆多於延伯十倍蹙延伯於水次寶寅

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殿丁練翻）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關張謂關羽張飛也）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舉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先悉薦翻）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隴山有大隴山小隴山大隴山在清水縣東北小隴山在岐州武都郡南田縣西北五代志南田作南由南由唐隴州之吳山縣即其地）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

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塞悉則翻）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川（五代志扶風郡陳倉縣後魏曰宛川）俘其民以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疆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為虐翦以為賤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乙巳裴邃拔魏新蔡郡（魏收志新蔡郡治石母臺隋廢為縣唐以後屬蔡州）詔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淵藻將衆前驅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與諸將繼進（將即亮翻）癸酉裴邃拔鄭城（水經注穎水過慎縣故城南而東南流逕蜩蟟

郭東俗謂之鄭城又東南入淮汝潁之間所在嚮應魏河間王琛等憚邃威名軍於城父城父縣漢屬沛郡魏晉以來屬譙郡宋併城父為浚儀縣屬陳留郡郡寄治譙郡長垣縣界魏收志陳留郡浚儀縣註有城父城父音甫累月不進魏朝遣廷尉少卿崔孝芬持節齎齋庫刀以趣之齋庫刀千牛刀也齎刀以趣其進言若復逗留將斬之也朝直遙翻孝芬挺之子也琛至壽陽欲出兵決戰長孫稚以為久雨未可出琛不聽引兵五萬出城擊邃邃為四甄以待之使直閤將軍李祖憐先挑戰而偽退甄稽延翻挑徒了翻稚琛悉眾追之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斬首萬

餘級琛走入城稚勒兵而殿遂閉門自固不敢復出殿丁練翻復扶又翻魏安樂王鑒將兵討元瀍僧擊元略於彭城南略大敗樂奇洛考異曰魏帝紀叙元略等事使在庚申法僧叛下不應如此之速今移之於月末與數十騎走入城鑒不設備瀍僧出擊大破之鑒單騎奔歸騎奇寄翻將軍王希聃拔魏南陽平宋僑置陽平郡於沛郡南界後入於魏為南陽平郡以别相州之古陽平郡也後又徙郡寄治彭城聃他甘翻執太守薛曇尚曇尚虎子之子也薛虎子事魏孝文帝歷州鎮有聲績曇徒含翻甲戌以瀍僧為司空封始安郡公魏以安豐王延明為東道行臺臨淮

王彧為都督以擊彭城　魏以京兆王繼為太尉　二月乙未趙景悅拔魏龍亢龍亢縣漢屬沛郡晉屬譙國魏太和十九年置下蔡郡龍亢屬馬五代志穎州穎上縣舊置下蔡郡舊均曰亢音剛　初魏劉騰既卒上卷四年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亦自寛時出遊於外留連不返其所親諫乂不納太后察知之去秋太后對帝謂羣臣曰令隔絶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為復扶又翻下無復同我當出家修道於嵩山閒居寺耳魏作閒居寺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八年因自欲下髮帝及羣臣叩頭泣涕殷勤苦

請太后聲色愈厲帝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乂然帝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欲得往來顯陽之言皆以告乂魏主常居顯陽殿故太后欲往來恚於避翻又對乂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日有數四怖普布翻乂殊不以為疑乃勸帝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二宮無復禁礙乂舉元瀍僧為徐州瀍僧反太后數以為言數所角翻乂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乂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日晏帝與太后至

雍內室從官皆不得入(從才用翻)遂相與定圖乂之計于是太后謂乂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去羌呂翻)乂甚懼免冠求解領軍乃以乂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戊戌魏大赦　壬辰莫折念生遣都督楊鮓等攻仇池郡(以上戊戌下三月己酉推之壬辰當作壬寅魏收志仇池郡屬秦益州五代志漢陽郡上祿縣魏置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　三月己酉上幸白下城履行六軍頓所(行下孟翻)乙丑命豫章王綜權頓彭城總督

衆軍并攝徐州府事已以元瀍僧之子景隆爲衡州刺史吴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衡陽郡梁置衡州按五代志梁置衡州於南海含洭縣景仲爲廣州刺史上召瀍僧及元略還建康瀍僧驅彭城吏民萬餘人南渡考異曰南史云武官戍彭城者三千餘人法僧皆印額為奴逼將南渡魏書梁書皆無此事瀍僧至建康上寵待甚厚元略惡其爲人惡烏路翻與之言未嘗笑　魏詔京兆王繼班師去年魏使繼西討今將誅其子乂故詔使班師　北涼州刺史錫休儒等自魏興侵魏梁州攻直城梁置北涼州于魏興涼當作梁魏收志東梁州金城郡領直城縣五代志金州安康縣蕭詧改

（直州蓋因直城以名州魏以其地出金故郡曰金城州曰金州錫姓也漢有錫光）魏梁州刺史傅豎眼遣其子敬紹擊之（豎而庚翻）休儒等敗還　柔然王阿那瓌為魏討破六韓拔陵魏遣牒云具仁齎雜物勞賜之（為于僞翻勞力到翻下同）阿那瓌勒衆十萬自武川西向沃野屢破拔陵兵（稽古錄是年書蠕蠕敘破六韓拔陵在誅元乂之下）夏四月魏主復遣中書舍人馮儁勞賜阿那瓌（復扶又翻）阿那瓌部落浸彊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魏收曰魏言總攬也）魏元乂雖解兵權猶總任內外殊不自意有廢黜之理胡太后意猶豫

未決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紹亮之子也[穆氏從魏起於代北]崇壽亮奕世貴顯去羌呂翻潘嬪有寵於魏主[嬪毗賓翻]宦官張景嵩説之云[説式芮翻]乂欲害嬪嬪泣訴於帝曰乂非獨欲害妾將不利於陛下帝信之因乂出宿解乂侍中明旦乂將入宮門者不納辛卯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乂名為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懌訟寃[懌死見上卷元年復扶又翻書為于偽翻]乞誅元乂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中鼎沸[事見秦紀]令元乂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

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洿宮斬骸沈族以明其罪梟堅堯翻洿哀都翻沈持林翻太后命發劉騰之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為中書舍人子熙麒麟之孫也韓麒麟見一百三十五卷齊武帝永明元年初宋維父弁常曰維性踈險必敗吾家李崇郭祚游肇亦曰伯緒凶踈宋維字伯緒敗補邁翻終傾宋氏若得殺身幸矣維阿附元乂超遷至洛州刺史魏初置洛州於洛陽荆州於上洛太和遷洛以洛州為司州又置荆州於穰城以上洛之荆州為洛州領上洛上庸魏與始平甚和郡至是除名尋賜死乂之解領

軍也太后以乂黨與尚彊未可猝制乃以侯剛代乂為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為冀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未至州黜為征虜將軍卒於家卒子恤翻太后欲殺賈粲以乂黨多恐驚動内外乃出粲為濟州刺史濟子禮翻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乂以妹夫未忍行誅先是給事黄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乂意先悉薦翻忤五故翻出為齊州刺史太后徴還為侍中侍坐於太后坐徂卧翻乂妻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

究憤太后嘿然順澄之子也任城王雲及澄魏宗室之賢王也它曰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從干容翻劉騰元乂昔嘗邀朕求鐵券兾得不死朕賴不與韓子熙曰事關生殺豈繫鐵券且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后憮然憮罔甫翻朱元晦曰憮然猶悵然未幾有告乂及弟瓜謀誘六鎮降户反於定州又招魯陽諸蠻侵擾伊闕伊闕在河南新城縣界隋開皇初改新城縣為伊闕縣幾居豈翻降户江翻欲為内應得其手書太后猶未忍殺之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為言太后乃從之賜乂及弟瓜死于家

猶贈义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前幽州刺史盧同坐义黨除名（去年同爲幽州刺史）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没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數所角翻去羌呂翻）衣不文采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四十而不惑）修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慙而還宮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耶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耻臣之一言乎順與穆紹同直順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

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亟去連翻數數也）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久之乃起初鄭羲之兄孫儼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寅之西討以儼為開府屬（開府有掾有屬）太后再攝政儼請奉使還朝（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太后留之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嘗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人樂安徐紇粗有文學（粗坐五翻）先以諂事趙脩坐徙枹罕（趙脩得罪見一百四十五卷天

監二年音杞𣝔後還復除中書舍人又論事清河王懌懌死出為鴈門太守還洛復論事元乂乂敗太后以紇為懌所厚復召為中書舍人復扶又翻紇又諂事鄭儼儼以紇有智數仗為謀主仗直兩翻恃也紇以儼有内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内外號為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騎奇寄翻紇累遷至給事黄門侍郎仍令舍人揔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有機變彊力終日治事略無休息不以為勞治直之翻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

卧人別占之占口占也造次俱成造七到翻不失事理人必小有才也然後能迎世取寵以竊一時之權朱异徐紇是也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人矯為恭謹遠近輻湊附之為爾朱榮討徐鄭張本好呼到翻給事黃門侍郎袁飜李神軌皆領中書舍人為太后所信任時人云神軌亦得幸於太后衆莫能明也神軌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僖義僖不許黃門侍郎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衆男引樂廣事事見八十五卷晉惠帝太安二年卿豈易之耶義僖曰所以不從者正為此耳為于偽翻從之恐禍大而速

誦乃堅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詩唐國風揚之水之辭也女遂適他族臨婚之夕太后遣中使宣勑停之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使疏吏翻怖普布翻神軌崇之子義僖度世之孫也盧度世見宋紀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萬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魏涇州琛丑林翻將即亮翻萬當作万音莫北翻俟渠之翻万俟虜複姓北史曰萬俟其先匈奴之別也將軍盧祖遷伊甕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時

以輕騎挑戰騎奇寄翻挑徒了翻大兵未交輟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為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為鎖柱使壯士負以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盾食尹翻重直用翻上時掌翻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言是降人之名籍也降戶江翻下同且乞緩師實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勤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覆背擊之覆或作覆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

死傷近二萬人間古莧翻近具靳翻寶寅收衆退保安定延伯自恥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驍堅堯翻下同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里結營時賊屯安定西彭阬復扶又翻下復還復失同壬辰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爲之憂恐中竹仲翻卒子恤翻將即亮翻朝直遥翻爲于僞翻於是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恱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帥所類翻

五月夷陵烈侯裴邃卒（時邃卒于軍中謚法有功安民曰烈秉德尊業曰烈）邃深沈有思略（沈持林翻思相吏翻）為政寬明將吏愛而憚之壬子以中護軍夏侯亶督壽陽諸軍事馳驛代邃　益州刺史臨汝侯淵猷遣其將樊文熾蕭世澄等將兵圍魏益州長史和安於小劍魏益州刺史邴虯遣統軍河南胡小虎崔珍寶將兵救之文熾襲破其柵皆擒之使小虎於城下說和安令早降（將即亮翻說式芮翻降戶江翻）小虎遥謂安曰我柵失備為賊所擒觀其兵力殊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

臺傳梁州援兵已至（魏行臺子建傳梁州豎眼）語未終軍士以刀毆殺之（毆烏口翻）西南道軍司淳于誕引兵救小劔文熾置柵於龍鬚山上以防歸路戊辰誕密募壯士夜登山燒其柵梁軍望見歸路絕皆恟懼（恟許拱翻）誕乘而擊之文熾大敗僅以身免虜世澄等將吏十一人斬獲萬計魏子建以世澄購胡小虎之尸得而葬之　魏魏昌武康伯李崇卒（魏收地形志魏昌縣屬中山郡謚法克定禍亂曰武溫柔好樂曰康　考異曰魏帝紀在五月戊子按長歷是月乙亥朔無戊子今不書日）　初帝納東昏侯寵姬吳淑媛（魏文

帝置淑媛宋明帝以淑媛爲九嬪之首齊梁因之媛于眷翻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及淑媛寵衰怨望密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次第幸保富貴勿泄也與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晝則談謔如常謔迄卻翻夜則於靜室閉戶披髮席藁私於別室祭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太宗陵齊無太宗當是高宗聞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爲父子滲所禁翻遂潛發東昏侯冢并自殺一男試之皆驗由是常懷異志專伺時變伺相吏翻綜有勇力能手制奔馬輕財好

士唯留附身故衣餘皆分施好呼到翻施式豉翻恒致罄乏屢上
便宜求為邉任恒户登翻上時掌翻上未之許常於内齋布沙於
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胝丁尼翻皮厚也日能行三百里王侯
妃主及外人皆知其志而上性嚴重人莫敢言又使通
問於蕭寶寅謂之叔父為南兖州刺史不見賔客辭訟
隔簾聽之出則垂帷於輿惡人識其面惡烏路翻及在彭城
魏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將兵二萬逼彭城將即亮翻考異曰
南史陳慶之傳云衆十萬令從梁書勝負久未決上慮綜敗没敕綜引軍

還綜恐南歸不復得至北邊（復扶又翻下路復復取同）乃密遣人送降款於彧魏人皆不之信彧募人入綜軍驗其虛實無敢行者殿中侍御史濟陰鹿悆為彧監軍（鹿姓也風俗通漢有巴郡太守鹿旗濟子禮翻悆羊茹翻）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何惜一夫時兩敵相對內外嚴固悆單騎間出（騎奇寄翻間古莧翻）徑趣彭城（趣七喻翻）為綜軍所執問其來歷悆曰臨淮王使我來欲有交易耳時元略已南還綜聞之謂成景儁等曰我常疑元略規欲反城（規圖也反孚萬翻）將驗其虛實

故遣左右為略使使疏吏翻下同入魏軍中呼彼一人令其人果來可遣人詐為略有疾在深室呼至户外令人傳言謝之綜又遣腹心安定梁話迎悆密以意狀語之意者欲降之意狀者告以詭與成景儁設謀之狀語牛倨翻悆薄暮入城先引見胡龍牙龍牙曰元中山甚欲相見元略之南奔也梁封為中山王故稱之故遣呼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將即亮翻少詩沼翻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悆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又引見成景儁景儁與坐謂曰

卿不為刺客邪愈曰今者奉使欲返命本朝朝直遥翻相刺
之事吏卜後圖景儁為設飲食為于偽翻乃引至一所詐令
一人自室中出為元略致意曰我昔有以南向有以言有所為
也且遣相呼欲聞卿事晚來疾作不獲相見愈曰早奉
音旨冒險祇赴不得瞻見内懷反側遂辭退諸將競問
魏士馬多少愈盛陳有勁兵數十萬諸將相謂曰此華
辭耳史記商君曰貌言華也將即亮翻少詩沼翻愈曰崇朝可驗何華之有
鄭玄曰崇朝終朝也乃遣愈還成景儁送之戲馬臺蘇軾曰彭城三面阻水樓

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軍馬而戰馬臺在馬其廣百步其高十仞北望城壍壍七艷翻謂曰險固如此豈魏所能取念曰攻守在人何論險固念還於路復與梁話申固盟約鹿念既得綜之誠款知彭城之必可取與梁將語率多大言蓋其中心喜躍不能自揜於言語之間使梁將有如史騈綿疵之流必能察知其情矣六月庚辰綜與梁話及淮陰苗文寵夜出步投魏軍考異曰南史綜傳綜夜潜與梁話苗寵三騎開北門涉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問其名字不荅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其手荅其拜送于洛陽按魏書及北史鹿念傳皆豫有盟約豈得不知又魏書蕭贊傳作濟陰苟文寵北史作濟陰苗文寵今從南史及旦齋内

諸閤猶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呼曰呼火故翻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尚何為城中求王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復取諸城至宿預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將佐士卒死沒者什七八唯陳慶之帥所部得還史言陳慶之臨亂能整異於諸將帥讀曰率上聞之驚駭有司奏削綜爵土絕屬籍更其子直姓悖氏更工衡翻下更名同未旬日詔復屬籍封直為永新侯吳立永新縣宋屬安成郡西豐侯正德自魏還事見上卷四年志行無悛行下孟翻悛丑緣翻多聚亡命夜剽掠

於道（剽匹妙翻）以輕車將軍從綜北伐棄軍輒還上積其前後罪惡免官削爵徙臨海未至追赦之綜至洛陽見魏主還就館為齊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見賢遍翻為于偽翻衰倉雷翻）太后以下並就館弔之賞賜禮遇甚厚拜司空封高平郡公丹楊王更名贊（考異曰梁書南史皆云改名纘今從魏書北史）以苗文寵梁話皆為光祿大夫封鹿悆為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綜長史濟陽江革司馬范陽祖暅之皆為魏所虜（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濟子禮翻暅居鄧翻）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名厚遇

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𥅦之作欹器漏刻銘革唾罵𥅦之曰卿荷國厚恩乃為虜立銘（荷下可翻為于偽翻下不為同）孫負朝廷延明聞之令革作大小寺碑（考異曰南史作丈八寺碑今從梁書）祭彭祖文（彭城大彭氏之墟也故祭之）革辭不為延明將箠之（箠止蘂翻）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飯三升僅全其生而已上密召夏侯亶還使休兵合肥俟淮堰成復進（夏戶雅翻復扶又翻）

癸未魏大赦改元孝昌　破六韓拔陵圍魏廣

陽王深于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為殿（殿丁練翻）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去年李崇使費穆守雲中）道路阻絶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弃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于謹（長流參軍主禁防從公府置長流參軍小府無長流置禁防參軍）言於廣陽王深曰今寇盜蠭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易以豉翻 幾居依翻）深許

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騎奇寄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也毋野翻虜姓也將即亮翻降戶江翻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通典作折敷嶺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也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也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也列河之衆而還復扶又翻下單復同柔然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

拔陵可從刋入聲汗音寒斬其將孔雀等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此河謂北河也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偪求援于廣陽王深深帥衆赴之帥讀曰率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户隨宜賑貸息其亂心魏朝不從朝直遥翻詔黄門侍郎楊昱分處之冀定瀛三州就食處昌呂翻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乞活事見八十六卷晉忠帝光熙元年按檕年圖書是年蠕蠕救破六韓拔陵通鑑明年書拔陵遣費律誘斬胡琛秋七月壬戌大赦八月魏柔玄鎮民杜洛周聚衆反于上

谷改元真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及段榮安定彭樂皆從之洛周圍魏燕州刺史博陵崔秉燕因肩翻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景爽之孫也魏之儒風振於常爽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盧龍關在遼西肥如縣唐改肥如為盧龍縣杜佑曰盧龍塞在平州盧龍縣城西北二百里軍都關在燕郡軍都縣唐志曰幽州昌平縣北十五里有軍都陘西北三十五里有納疑關即居庸故關亦謂之軍都關考之漢志上谷郡有軍都居庸兩縣盖各縣有關凡此屯守皆以防杜洛周水經注居庸關在上谷沮陽城東南六十里軍都關在居庸山南冬十月吐谷渾

遣兵擊趙天安天安降涼州復為魏去年趙天安以涼州應莫折念生復扶又翻降戶江翻平西將軍高徽奉使嚈噠還至枹罕嚈益涉翻噠當割翻又宅軋翻枹音膚會河州刺史元祚卒卒子恤翻前刺史梁釗之子景進引莫折念生兵圍其城長史元永等推徽行州事勒兵固守景進亦自行州事徽請兵于吐谷渾吐谷渾救之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景進敗走徽湖之孫也史述高徽與高歡同其所自出魏方有事於西北二荊西郢羣蠻皆反斷三鵶路西荊治上洛北荊治襄城西郢治汝南真陽縣杜佑曰北荊州今即伊陽縣三鵶鎮在今汝州魯陽縣西南十

九里名高平城古逸角城在縣東南又云百里山在鄧州向城縣北是三鵶之第一鵶又北分嶺山北即三鵶之第二鵶其第三鵶入汝州魯山縣界斷丁管翻殺都督寇掠北至襄城汝水有冉氏向氏田氏種落最盛三姓蠻皆居汝源種章勇翻其餘大者萬家小者千室各稱王侯屯據險要道路不通十二月壬午魏主下詔曰朕將親御六師掃蕩逋穢令先討荆蠻疆理南服時羣蠻引梁將曹義宗等圍魏荆州此荆州治穰城將即亮翻魏都督崔暹將兵數萬救之至魯陽不敢進魏更以臨淮王彧為征南大將軍將兵討魯陽蠻更工衡翻司

空長史辛雄爲行臺左丞東趣葉城葉城時為襄州治所此即漢南陽郡之葉縣城也趣七喻翻葉式涉翻別遣征虜將軍裴衍恒農太守京兆王羆恒户登翻羆彼為翻考異曰周書羆傳羆未嘗為恒農太守今從魏書將兵一萬自武關出通三鵶路以救荆州衍等未至魯陽軍已屯汝上汝上汝水之上也州郡被蠻寇者爭來請救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被皮義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辛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自宋以來豫部諸蠻率謂之蠻左所置蠻郡謂之左郡撓亂近畿撓呼高翻擾也王秉麾閫外見可而進何論別道或恐後有得失之責

邀雄符下（符尚書行臺符也下遐稼翻）雄以羣蠻聞魏主將自出心心震動可乘勢破也遂符或軍令速赴擊羣蠻聞之果散走魏主欲自出討賊中書令袁翻諫而止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陳讀曰陣難乃旦翻）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

速死哉懸與縣同犖音洛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䜌左亂常已歷數載載子亥翻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之故也三方之師謂西討秦隴北禦邊鎮南擊䜌左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歷稔猶言歷年一年五穀一稔故以年為稔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慴慴之涉翻進而擊賊死亥而賞賒賒遠也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

疏奏不省省悉景翻曹義宗等取順陽馬圈圈求遠翻與裴衍等戰於淅陽漢弘農郡有析縣晉分屬順陽郡元魏置淅陽郡以其地在淅水之陽也即隋唐南鄉內鄉二縣之地義宗等敗退衍等復取順陽進圍馬圈洛州刺史董紹以馬圈城堅衍等糧少上書言其必敗未幾義宗擊衍等破之復取順陽復扶又翻少詩沼翻上時掌翻幾居豈翻魏以王羆為荆州刺史　邵陵王綸攝南徐州事在州喜怒不恒肆行非濫遨遊市里問賣䱇者曰刺史何如對言躁虐綸怒令吞䱇而死䱇與鱓同音市演翻鱓魚如蛇今江東溝港皆有之躁則到翻百

姓惶駭道路以目道路相逢者但以目相視而不敢言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著則略翻匍匐號叫號戶刀翻下悲號同鐵帥懼罪密以聞上始嚴責綸而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帥所類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乃取一老翁短瘦類上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剥褫坐徂卧翻朝直遥翻褫敕豸翻棰之於庭又作新棺貯司馬崔會意以輀車挽歌為送葬之濼搖止藥翻貯丁呂翻輀音而喪車也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紼謳挽歌也左傳公孫夏使其徒歌虞殯杜預注曰虞殯送葬歌曲田橫之死其徒有蒿里薤露之歌搜神記曰挽歌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

使嫗東車悲號（嫗威遇翻）會意不能堪輕騎還都以聞上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于獄賜盡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戊子免綸官削爵土　魏山胡劉蠡升反自稱天子置百官（山胡即汾州之稽胡）初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為軍主行兵用匈奴灋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將即亮翻少詩沼翻嗅許救翻）及破六韓拔陵反金擁衆歸之拔陵署金為王既而知拔陵終無所成乃詣雲州降仍稍引其衆南出黄瓜堆（水經注桑乾水與武周水合而東南流岨

還黃瓜堆南又東南流逕桑乾郡北為杜洛周所破脫身歸爾朱榮榮以為別將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梁紀七 起柔兆敦牂盡彊圉協洽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七

普通七年春正月辛丑朔大赦　壬子魏以汝南王悅領太尉　魏安州石離宂城斛鹽三戍兵反應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水經注大榆河出禦夷鎮北塞中南流逕密雲戍西

又南流逕孔山西又歷家雲戍東右合孟廣峒水峒水西逕孔山南上有洞穴開明故謂之孔山大榆河又東南流白楊泉水注之水北發白楊溪望離石大榆河又東南流出峽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消鹽縣南世謂之斛鹽城西北去禦夷鎮二百里峅輕煙翻戍曰峅峒字之誤也讀作陘唐志營州西北百里曰松陘嶺

行臺常景使別將崔仲哲屯軍都關以邀之將即亮翻仲哲戰沒元譚軍夜潰元譚軍于居庸關見上卷上年魏以別將李琚代譚為都督仲哲秉之子也崔秉時為燕州刺史初魏廣陽王深通於城陽王徽之妃徽為尚書令為胡太后所信任會恒州人請深為刺史徽言深心不可測及杜洛周反五原降戶

在恒州者謀奉深為主深懼上書求還洛陽時深軍于朔州恒户登翻降户江翻上時掌翻魏以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為北道大都督詔深為吏部尚書徽長壽之子也長壽景穆子也五原降户鮮于脩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按楊津傳左城當在博陵界又水經注中山唐縣有左人城帥讀曰率改元魯興引兵向州城州兵禦之不利楊津至靈丘靈丘縣漢屬代郡唐為蔚州聞定州危迫引兵救之入據州城脩禮至津欲出擊之長史許被不聽津手劔擊之手首人翻此以記檀弓子手弓釋之為據被走得免津開門出戰

斬首數百賊退人心少安少詩沼翻詔尋以津為定安州刺史兼北道行臺魏以揚州刺史長孫稚為大都督北討諸軍事與河間王琛共討修禮長知兩翻琛丑林翻　二月甲戌北伐衆軍解嚴　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陽反於桑乾西乾音干與費也頭牧子相連結三月甲寅游擊將軍爾朱榮擊破洛陽於深井牧子於河西北河之西　夏四月乙酉臨川靖惠王宏卒　魏大赦　癸巳魏以侍中車騎大將軍城陽王徽為儀同三司騎奇寄翻徽與給事黃門侍郎

徐紇共毀侍中元順於太后出為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紇侍側順指之謂太后曰此魏之宰嚭（宰嚭吳太宰嚭也好讒吳王夫差信而任之以至亡國嚭匹鄙翻）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脅肩而出（朱元晦曰脅肩竦體也小人側媚之態）順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才止堪供几案之用豈應汙辱門下斁我彝倫（汙烏故翻斁多路翻敗也）因振衣而起太后嘿然　魏朔州城民鮮于阿胡等據城反（阿從安入聲）　杜洛周南出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丁未都督李琚與洛周戰

于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鈔楚交翻薊音計帥讀曰率長孫稚行至鄴詔解大都督以河間王琛代之稚上言鄉與琛同在淮南琛敗臣全謂爲裴邃所敗事見上卷上年遂成私隙今難以受其節度魏朝不聽朝直遥翻前至呼沱稚未欲戰琛不從鮮于脩禮邀擊稚於五鹿杜預曰陽平元城縣東有五鹿即沙鹿也按呼沱不至元城界此別有五鹿非左氏所謂五鹿也沱徒河翻琛不赴救稚軍大敗稚琛並坐除名　五月丁未魏主下詔將北討內外戒嚴既而不行　衡州刺史元畧自至江南

晨夕哭泣常如居喪及魏元乂死乂死見上卷上年喪息亦翻胡太后欲召之知畧因刁雙獲免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元年徵雙爲光祿大夫遣江革祖暅之南還以求畧江革祖暅之沒魏見上卷上年暅古鄧翻上備禮遣之寵贈甚厚畧始濟淮魏拜畧爲侍中賜爵義陽王以司馬始賓爲給事中栗法光爲本縣令刁昌爲東平太守刁雙爲西兖州刺史凡畧所過一飡一宿皆賞之畧來奔見一百四十九卷元年栗法光屯留人魏孝昌十年置西兖州於定陶領沛濟陰二郡是年則孝昌一年也魏以丞相高陽王雍爲大司馬復以廣

陽王深為大都督討鮮于脩禮(復扶又翻)章武王融為左都督裴衍為右都督並受深節度深以其子自隨城陽王徽言於太后曰廣陽王攜其愛子握兵在外將有異志乃敕融衍潛為之備(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既以深為大督而又使小督備之何以責其殄寇乎)融衍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太后使問其故對曰徽銜臣次骨(李奇曰次骨者言深刻至骨)臣疏遠在外徽之構臣無所不為自徽執政以來臣所表請多不從允徽非但害臣而已從臣將士有勳勞者皆見排抑不得

比它軍仍深被憎嫉或因其有罪加以深文至於殊死以是從臣行者莫不悚懼有言臣善者視之如仇讎言臣惡者待之如親戚徽居中用事朝夕欲陷臣於不測之誅臣何以自安陛下若使徽出臨外州臣無内顧之憂庶可以畢命賊庭展其忠力太后不聽為深死于徽盜手張本與中書舍人鄭儼等更相阿黨更工衡翻外似柔謹内實忌克賞罰任情魏政由是愈亂　戊申魏燕州刺史崔秉帥衆棄城奔定州燕州自去年八月為杜洛周所圍燕因肩翻　乙丑魏以

安西將軍宗正珍孫為都督宗正複姓漢楚元王交之子郢客孫德世為宗正子孫因以為氏討汾州反胡討劉蠡升也六月魏絳蜀陳雙熾聚衆反蜀人徙居絳都者謂之絳蜀絳縣漢晉屬河東郡元魏分置絳郡魏收志郡屬東雍州自號始建王魏以假鎮西將軍長孫稚為討蜀都督考異曰費穆傳穆為都督平絳蜀不應有兩都督今從帝紀別將河東薛脩義輕騎詣雙熾壘下曉以利害雙熾即降詔以脩義為龍門鎮將此龍門在河東北屈縣西魏世祖神麚元年禽赫連昌改北屈為禽昌縣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丙子魏從義陽王略為東平王頃之遷大將軍尚書令為胡太后

所委任與城陽王徽相埒（埒力輟翻）然徐鄭用事略亦不敢違也（魏當時宗室略其巨擘也史言其居淫昏之朝不能矯正）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真等將兵掠薊南（時杜洛周葛榮等作亂其軍中將領無不加以王爵曹紇真以都督加王號故曰都督王）秋七月丙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粟園（粟園當在范陽固安縣界固安之粟天下稱之）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三千餘級洛周帥衆南趣范陽（范陽縣前漢屬涿郡後漢章帝改涿郡為范陽郡帥讀曰率趣七喻翻）景與榮等又破之　魏僕射元纂以行臺鎮恒州鮮于阿胡擁朔州流民寇恒州戊申陷平

城纂奔冀州恒州治平城平城魏之故都亦陷於賊其不競甚矣恒户登翻上聞淮堰水盛壽陽城幾沒觀此益淮堰復成也復遣郢州刺史元樹等自北道攻黎漿豫州刺史夏侯亶等自南道攻壽陽復扶又翻下榮復同八月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于魏帥所類翻降戶江翻賊黨葛榮復殺洪業自立考異曰北史廣陽王深傳云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鬬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陳賊脩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常銜之普賢昔為深統軍及在交津深使人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與魏帝紀全殊又其語錯亂難曉今從帝紀魏安北將

軍都督恒朔討虜諸軍事爾朱榮過肆州肆州刺史尉慶賓忌之據城不出尉紆勿翻榮怒舉兵襲肆州執慶賓還秀容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魏朝不能制此時爾朱榮已有無魏之心矣從才用翻朝直遥翻初賀拔允及弟勝岳從元纂在恒州平城之陷也允兄弟相失岳奔爾朱榮勝奔肆州榮克肆州得勝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以為別將將即亮翻軍中大事多與之謀　九月己酉鄱陽忠烈王恢卒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魏主武泰元年葛榮方并杜洛周此得鮮于脩禮之衆也北

趣瀛州趣七喻翻魏廣陽忠武王深自交津引兵躡之水經注漳水過武安縣東清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謂決入之所為交漳口辛亥榮至白牛邏據魏紀白牛邏在高陽博野縣邏郎佐翻輕騎掩擊章武莊武王融殺之榮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深聞融敗停軍不進侍中元晏密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為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太后深然之詔牓尚書省門募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朝直遥翻信用讒佞苟不明白殿下

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遂徑詣牓下自稱于謹有司以聞太后引見大怒（見賢遍翻）謹備論深忠欵兼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遂捨之深引軍還趣定州（趣七喻翻）定州刺史楊津亦疑深有異志深聞之止於州南佛寺經二日深召都督毛謐等數人交臂為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謐神至翻難乃旦翻）謐愈疑之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謐討深深走出謐呼噪逐深深與左右間行至博陵界（間古莧翻漢桓帝置博陵郡元魏屬定州）逢葛榮游騎劫之詣榮（騎奇

奇翻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立惡之恐其徒有欲奉深為主者故惡之惡烏路翻遂殺深城陽王徽誣深降賊錄其妻子降戶江翻深府佐宋遊道為之訴理乃得釋遊道繇之玄孫也宋繇事西涼李氏李滅事沮渠沮渠滅入魏為于偽翻甲申魏行臺常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虜四百人就德興陷魏平州殺刺史王買奴魏平州治肥如即唐平州盧龍縣地天水民呂伯度本莫折念生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漢光武置顯親侯國以封竇友以其兄融以河西歸附且以顯其孝文竇后之親也屬漢陽郡後魏屬天水郡至唐時秦州成紀縣

治顯親川已而不勝亡歸胡琛琛毋林翻琛以為大都督秦王資以士馬使擊念生伯度屢破念生軍復據顯親復扶又翻下生復同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於蕭寶寅窘渠隕翻寶寅使行臺左丞崔士和據秦州魏以伯度為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魏大延二年置平秦郡於雍縣屬岐州大都督元脩義停軍隴口久不進隴口隴坻之口念生復反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久之伯度為万俟醜奴所殺万莫北翻俟渠之翻賊勢益盛寶寅不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

琛應拔陵見上卷五年拔陵遣其臣費律至高平誘琛斬之誘音酉醜奴盡并其衆　冬十一月庚辰大赦　丁貴嬪卒太子水漿不入口太子統丁貴嬪所生也卒子恤翻上使謂之曰毀不滅性引孝經孔子之言況我在邪乃進粥數合合古沓翻漢志曰十龠為合合者龠之量也太子體素肥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過工禾翻夏侯亶等軍入魏境所向皆下辛巳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降戶江翻下同宣猛將軍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丁亥縱李憲還魏復以壽

陽為豫州自宋以來以壽陽為豫州裴叔業叛齊降魏魏以壽陽為揚州復漢魏之舊也今復以壽陽為豫州復宋齊之舊也復以扶又翻又如字改合肥為南豫州天監五年徙豫州治合肥以夏侯亶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離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户充復　杜洛周圍范陽戊戌民執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周開門納之常景擊杜洛周數戰數勝而終于為虜者民樂於從亂而疾視其上也　魏齊州平原民劉樹等反宋武帝僑置平原郡于梁鄒屬兾州後入於魏改兾州為齊州平原為東平原郡攻陷郡縣頻敗州軍刺史元欣以平原房士達

為將討平之（敗補遺翻將即亮翻）曹義宗據穰城以逼新野（穰人羊翻）魏遣都督魏承祖及尚書左丞南道行臺辛纂救之（考異曰梁書此年冬新野降魏書肅宗崩後新野猶在恐梁書誤蓋梁自前年攻新野此年魏使魏承祖救之也又周于謹傳云孝昌二年與辛纂討義宗今以為據）義宗戰不利不敢進纂雄之從父兄也　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調徒弔翻）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華夷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

得其人（守式又翻）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為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地門地也崔亮制停年格見一百四十九卷天監十八年後先並去聲）三載黜陟（載子亥翻）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稱尺證翻）如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自息矣不聽

大通元年（是年三月方改元大通）春正月乙丑以尚書左僕射徐

勉為僕射時右僕射缺故左僕射止為僕射 辛未工祀南郊 甲戌

魏以司空皇甫度為司徒儀同三司蕭寶寅為司空

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按魏收志殷州止領趙郡鉅鹿南鉅鹿三郡葢初置時蓋領相州之廣宗郡也殷州治廣阿劉昫曰北齊改為趙州隋改廣阿為大陸唐武德四年改為象城天寶二年改為昭慶以有建初啟運二陵也宋開寶五年改昭慶為隆平熙寧六年省隆平縣為隆平鎮入臨城縣

相息亮翻以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為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使量計合給兵糧之數以聞量音良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騎奇寄翻楷

曰吾聞食人之禄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彊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枕職任翻終無叛志辛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藩翰之任保境安民上也全城郤敵次也死於城郭豈得已哉崔楷闔家并命其志節有可憐矣上之人實有罪焉遂圍冀州蕭寶寅出

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逍遥園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汧城降賊秦州既為賊所據魏置東秦州于隴東郡治汧城即隋唐之汧源縣也將即亮翻汧口堅翻降戶江翻莫折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豳州刺史畢祖暉戰沒行臺辛深棄城走棄豳州城也北海王顥軍亦敗賊帥胡引祖據北華州引祖恐當作弘祖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置東秦州於杏城後改為北華州領中部敷城郡帥所類翻華戶化翻叱干麒麟據豳州以應天生叱干虜複姓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

以拒守雍於用翻帥讀曰率詔加椿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北地功曹毛鴻賓引賊抄掠渭北抄楚交翻雍州錄事參軍楊侃將兵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効遂擒送宿勤烏過仁烏過仁者明達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考異曰羊侃傳作英邁令從魏書蕭寶寅部將羊侃隱身塹中射之應弦而斃斃七艶翻射而亦翻其衆遂潰侃祉之子也　魏右民郎陽平路思令上疏晉武帝置尚書右民郎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人欲舉手

有為先嗌嗌其掌六合天地東西南北也嗌掌可清言其易也嗌湯臥翻口浹也失其人則三河方為戰地此指漢三河之地為言漢都洛陽三河則畿甸也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扼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冦彊壯居後以衛身無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腕烏貫翻怖普布翻羸倫為翻比吡至翻復扶又翻下復疑同數所角翻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

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帑它朗翻藏徂浪翻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悛丑緣翻如此則何異厲蕭斧而伐朝菌戰國時雍門周有是言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音義云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梁簡文云菌欻生之芝也音其隕翻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戊子魏以皇甫度為太尉　己丑魏主以四方未平詔內外戒嚴將親出討竟亦不行　譙州刺

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姓譜湛丈減翻姓也後漢有大司農湛重帝置譙州治新昌城領新昌高塘臨徐南梁郡五代志江都郡清流縣舊置新昌郡　考異曰魏帝紀及曹世表傳作湛僧今從梁夏侯夔傳將軍彭羣王辯圍琅邪魏救青南青二州救琅邪魏青州領齊北海樂安勃海高陽河間樂陵郡南青州當又置于其南　司州刺史夏侯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等出義陽道攻魏平靜穆陵陰山三關皆克之水經注木陵關在黄武山東北晉西陽城西南帥讀曰率下同夔亶之弟之禮邃之子也　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詔以齊州長史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宋武帝僑置清河郡於盤陽屬冀州後入于魏為東清河

郡屬齊州五代志齊州長山縣清河平原二郡併入焉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窮捕禽之署其子為西曹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皆相帥出降掾俞絹翻降戶江翻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貝丘縣亦宋武帝置屬清河郡五代志齊州淄川縣舊曰貝丘置東清河郡按前注所謂清河郡置於盤陽者據魏收地形志宋郡也五代志長山之清河平原雙頭郡也房景伯所守者貝丘之東清河也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山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

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卒子恤翻）景伯法壽之族子也（房法壽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三年）

二月秦賊據魏潼關（出蕭寶寅之後）庚申魏東郡民趙顯德反殺太守裴烟自號都督（魏東郡治滑臺城屬西兗州烟俗煙字）將軍成景儁攻魏彭城魏以前荆州刺史崔孝芬為徐州行臺以禦之先是孝芬坐元乂黨與盧同等俱除名（盧同除名見上卷普通六年先悉薦翻）及將赴徐州入辭太后太后謂孝芬

曰我與卿姻戚時太后為魏主納孝芬女為世婦故云然柰何內頭元乂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去之嫗戚遇翻去羌呂翻孝芬曰臣蒙國厚恩實無斯語假令有之誰能得聞若有聞者此於元乂親密過臣遠矣太后意解悵然有愧色景雋欲堰泗水以灌彭城孝芬與都督李叔仁等擊之景雋遁還　三月甲子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復扶又翻戊辰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　葛榮久圍信都魏以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為北討大都督以救之

初上作同泰寺又開大通門以對之取其反語相協同泰反為大大通反為同是反語相協也反音翻上晨夕幸寺皆出入是門辛未上幸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改是年為大通元年魏齊州廣川民劉鈞聚眾反宋武帝僑置廣川郡屬冀州入魏屬齊州五代志齊州長山縣舊曰武彊置廣川郡自署大行臺清河民房項自署大都督屯據昌國城魏收志東清河郡武城縣有昌國城夏四月魏將元斌之討東郡斬趙顯德將即亮翻己酉柔然頭兵可汗遣使入貢於魏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且請討羣賊魏人畏其反覆詔以盛暑

且俟後敕　魏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為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為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處昌呂翻復扶又翻雍於用翻椿還鄉里楊椿世居華陰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於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臣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朝直遥翻且寶寅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悦特甚至於賞罰云為不依

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啟二聖二聖謂胡太后魏主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昰面啟魏主及太后皆不聽是後寶寅以關中叛魏如楊椿所料　五月丙寅成景儁攻魏臨潼竹邑拔之魏置臨潼郡治臨潼城據水經城臨潼水故名竹邑即漢沛郡之竹縣也魏為南濟陰郡治所五代志下邳郡夏丘縣舊置臨潼郡彭城郡符離縣隋廢竹邑入焉宋白曰符離縣朝觧城西南七十里有竹邑城東宮直閤蘭欽攻魏蕭城厥固拔之東宮亦有直閤將軍魏收志魏沛郡治蕭縣黃陽城又領內相縣有厥城領內猶言管內也欽斬魏將曹龍牙將即

亮翻

六月魏都督李叔仁討劉鈞平之　秋七月魏陳郡民劉獲鄭辯反於西華西華縣漢屬汝南郡晉屬潁川郡元魏屬陳郡改元天授與湛僧智通謀湛僧智時圍魏東豫州　魏以行東豫州刺史譙國曹世表為東南道行臺以討之源子恭代世表為東豫州諸將以賊衆彊官軍弱且皆敗散之餘不敢戰欲保城自固世表方病背腫轝出呼統軍是云寶是云姓也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是云氏謂曰湛僧智所以敢深入為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為之內應也鄙聞獲引兵欲迎僧智

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智自走矣乃選士馬付寶暮出城比曉而至（比必利翻及也）擊獲大破之窮討餘黨悉平僧智聞之遁還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集將吏面責子恭收辯斬之　魏相州刺史樂安王鑒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相息亮翻樂安當作安樂樂音洛）鑒幸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降戶江翻下同）

已丑魏大赦初侍御史遼東高道穆奉使相州（使疏吏翻下同）前刺史李世哲奢縱不法道穆案之世哲弟神軌

用事道穆兄讓之家奴訴良（律禁壓良爲賤謂本是良民壓爲奴婢）神軌收讓之繫廷尉赦將出神軌啟太后先賜讓之死朝士哀之（朝直遥翻）彭羣王辯圍琅邪自夏及秋魏青州刺史彭城王劭遣司馬鹿悆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將兵擊羣辯破之羣戰沒劭勰之子也（彭城王勰魏之賢王也死於高肇之譖悆羊茹翻將即亮翻勰音協）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攻鄴子邕行及湯陰（湯陰縣漢屬河內郡晉廢縣其地在汲郡界）安樂王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邕營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

丁未拔之斬鑒傳首洛陽改姓拓拔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討葛榮　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闔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琛丑林翻魏復以寶寅為尚書令還其舊封寶寅涇州之敗免為庶人舊封者寶寅自丹楊郡公徙封梁郡公復扶入翻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此廣陵城在新息縣界魏將軍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武陽關義陽三關之一也冬十月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

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幟昌志翻）慶和東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

臣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湛僧智自是年正月攻圍東豫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元顯伯宵遁諸軍追之斬獲萬計詔以僧智領東豫州

刺史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魏收志東豫州汝南郡有安陽縣五代志汝南真陽縣隋廢魏安陽縣入焉遣別將屠楚城魏收志梁置西楚州於楚城五代志汝南郡城陽縣梁置楚州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領軍曹仲宗東宮直閤陳慶之攻魏渦陽渦古禾翻詔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散騎常侍費穆引兵奄至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放營壘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免冑下馬據胡牀處分胡牀即今之交牀隋惡胡字改曰交牀今之交倚是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放叡之子也梁之將帥韋叡一人而已魏又遣將軍元昭

等衆五萬救渦陽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今自肥河口泝江西上得駝澗灘其灘南對永壽館北至耶河陳慶之欲逆戰韋放以魏之前鋒必皆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諸君若疑君或作軍慶之請獨取之於是帥麾下二百騎進擊破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魏人驚駭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背蒲妹翻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人欲築壘於軍後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議引軍還

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去年慶之入壽陽至此涉歷一年糜費極多今諸君皆無鬬心唯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為抄暴耳抄楚交翻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當依敕行之仲宗等乃止魏人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緯于貴翻　考異曰魏帝紀九月辛卯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城叛梁帝紀十月庚戌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內屬夏侯夔傳譙州僧智圍元慶和于廣陵慶和請降詔以僧智為東豫州鎮廣陵韋放傳普

通八年曹仲宗攻渦陽敗會之城主王偉降陳慶之傳大通元年隸曹仲宗伐渦陽城主王偉降詔以渦陽置西徐州然則廣陵渦陽西處兩事梁紀慶和渦陽之間或更有脫字耳魏紀九月據閒慶和始叛之時梁紀十月據慶和降款到日按陳慶之傳云自春至冬今從梁紀十月為定此別一廣陵非南兗州之廣陵也王偉當作王緯葢草書之誤也韋放簡遣降者三十餘人分報魏諸營陳慶之陳其俘馘鼓譟隨之九城皆潰追擊之俘斬略盡尸咽渦水所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　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河間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尚書有都令史

故行臺亦置之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朝直遙翻中尉酈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魏都洛陽置司州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欲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使疏吏翻寶寅聞之謂為取已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復扶又翻下不復寅復同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屬之欲翻今日之舉實允

人望且謡言鸞生十子九子㱏一子不㱏關中亂齊明帝諱鸞寶寅之父也㱏徒玩翻卵壞也周秦以前以亂為治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此陰盤縣驛也魏收地形志曰陰盤縣本屬安定晉屬京兆魏真君七年併新豐太和十一年復置陰盤縣鴻門戲水正屬縣界按漢安定郡與京兆相去遼遠中間為馮翊所隔自晉以後所置陰盤縣非漢安定之陰盤縣地也魏收不深考耳宋白曰京兆昭應縣東十三里有故城後漢靈帝末移安定郡陰盤縣寄理於此今亦謂之陰盤城後魏太和九年自此復移陰盤縣城於今昭應縣東三十二里零水西戲水東司馬村故城是也寶寅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將即亮翻收殯其尸表言白賊所害秦人謂鮮卑為白虜自苻秦之亂鮮卑之種有因而留關中者是時亦相

粃為盜因謂之白賊或曰白賊謂白地之寇也又上表自理稱為楊椿父子所譖竇寅行臺郎中武功蘇湛卧病在家竇寅令湛從母弟開府屬天水姜儉說湛魏以竇寅為開府故有掾屬從才用翻說式芮翻曰元略受蕭衍旨欲見勦除略自梁還魏大見寵任故竇寅託以為言勦子小翻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為身計不復作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竇寅歸魏封為齊王故稱之為子偽翻下口為同

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屬之欲翻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間古莧翻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守關謂窮寅欲守潼關之險割據關中問鼎謂欲窺天位成王定鼎于郟鄏三代之世寶也楚莊問鼎之大小輕重欲以兵威脅取之故以諭窺天位者羸倫為翻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為王族滅寶寅復使謂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耳沮在呂翻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

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不不讀曰否湛恐荊棘必生於齋閤此亦用伍胥伍被語意願賜骸骨歸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為已用聽還武功甲寅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長史毛遐寶寅都督雍涇等四州又為西討大都督以遐為府長史鴻賓之兄也與鴻賓帥氐羌起兵於馬祇栅以拒寶寅帥讀曰率寶寅遣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為遐所殺寶寅方祀南郊行即位禮未畢聞敗色變不暇整部伍狼狽而歸以姜儉為尚書左丞

委以心腹文安周惠達為寶寅使在洛陽文安縣前漢屬勃海後漢屬河間晉置章武郡文安屬焉使疏更翻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長安寶寅以惠達為光禄勲丹陽王蕭賛聞寶寅反懼而出走趣白馬山趣七喻翻至河橋為人所獲魏主知其不預謀釋而慰之行臺郎封偉伯等與關中豪傑謀舉兵誅寶寅事泄而死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為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反魏收志世祖置太平郡於河東聞喜縣孝文太和十八年改曰正平郡屬雍州領聞喜曲沃二縣宗人薛脩義亦聚衆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

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　十一月丁卯以護軍蕭淵藻為北討都督鎮渦陽戊辰以渦陽為西徐州渦陽魏置譙州梁改為西徐州領南譙汴龍亢蘄城潁川臨渙蒙郡渦音戈　葛榮圍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帥讀曰率下同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己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祐為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為死為于偽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

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為冀州刺史將兵討榮（將即亮翻）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行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死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恒農李神志氣自若（魏顯祖諱弘改弘農曰恒農相息亮翻恒戶登翻）撫勉將士大小致力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卒子恤翻）秦州民駱超殺杜粲請降於魏（杜粲救莫折念生駱超又

殺杜黎羣盗互相屠滅以邀一時之利不足怪也降户江翻

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秦長馨